

新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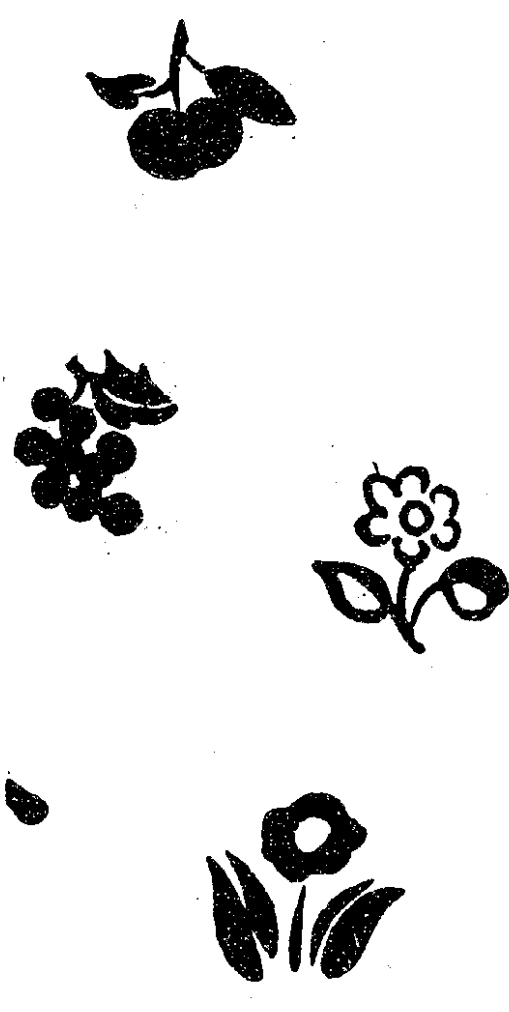
顧仲彝

世界書局印行



集三第刊叢本劃

編主境另孔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8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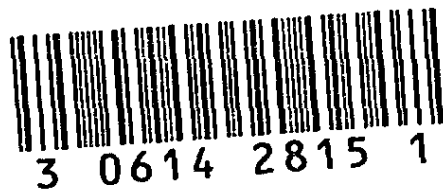
967-5

5

新

婦

四幕劇





人物

費太太

費家麒——其子

費家麟——其幼子

徐瑛——家麒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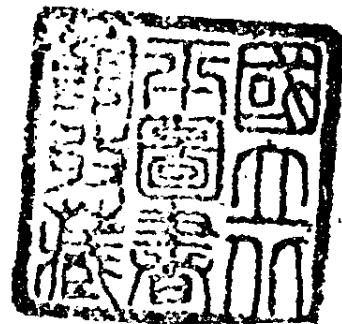
許桂英——家麟未婚妻

阿昌——男僕

黃媽——女僕

佈景 杭州城外中上人家的起居間，半中半西的佈置，但明窗淨几，一望而知是個主婦嚴明的家庭。正中字畫對聯，香爐燭千，兩旁却放着西式沙發。有一張靠台口的沙發裏放着虎皮毯子，沙發前有脚踏，沙發旁有茶几，放着小痰盂，水烟筒，茶碗等物，顯然這是女主人常坐的地方。

幕啓時，許桂英坐在女主人對面的沙發上在做繡棚，一針上，一針下，一面嘴裏隨便哼着小調。許桂英是位瘦弱，但極秀麗的小家碧玉，家常打扮，足穿棉鞋。



(阿昌上)

昌 許小姐，大少爺回來了。

桂 啊！來得那末早？太太在周家打牌，你趕快去通知。

昌 是。(要走)

桂 阿昌，新少奶奶同來嗎？

昌 有一位女的，大概就是大少奶奶罷。(家麒與徐瑛上)大少爺來了。

桂 表哥，你好麼？

麒 喔，桂英表妹，你在這裏，真是巧極了，喔，這是徐瑛小姐。

桂 是不是我的大嫂子？

麒 唔，瑛，這是我的表妹許桂英小姐，也就是我將來的弟媳婦。

瑛 (過來拉她的手)多漂亮！

桂 大嫂，你們才真是好一對兒！表哥，你們怎麼來得那麼早？

瑛 本來預備搭四點鐘的車，但是我們趕上了一点鐘的特別快車。

麒 媽跟弟弟呢？

桂 媽到周家打牌去了。我已經叫阿昌去通知了。大嫂請坐。

麒 你怎麼不跟她一塊兒去玩玩？

桂 姨孃不准我去。

麒 弟弟呢？

桂 吃了中飯到店裏去了，他說今天去看一看馬上就回來，準備歡迎你們。

瑛 這個屋子好冷呀！怎麼大冬天不生火，我快要凍僵了。

麒 媽不喜歡生火，所以除非有客人來，這個爐子向例是裝着看的，我去把電爐拿下來。

瑛 那不用了。

麒 不要緊，不要緊。

桂 表哥，在家麟房裏。

麒 我知道。(下)

桂 你們從北平來，路上一定很辛苦了。

瑛 還好，我們大前天從北平動身，昨天早上就到了上海。

桂 大嫂，府上是那兒？

瑛 原籍是山西，但是從小生長在北平。

桂 我真喜歡你們北方人，你看大嫂子身體多麼高大健壯，怪不得我表哥要發瘋一樣的愛上你啦！

瑛 我說你們南方人好，像您長得多清秀，多靈動。您府上那兒？

桂 我家住在嘉興，原籍倒是本地杭州。

(麒帶着電爐上，插好。)

瑛 這樣才好了。北方人真不中用，冬天最怕冷。

麒 你坐下來，舒舒服服烤火罷。

(家麟拿着幾本賬簿上。他雖比哥哥年青，但性情上反比哥哥老成。)

麟 哥哥！

麒 (喊叫) 喔，弟弟！(上前握住他兩手) 我們有兩年不見了。

麟 你反而比從前年輕了。

麒 真的麼？你好像比從前瘦了一點。

桂 家麟，這位就是大嫂。

麟 (本預備鞠躬，但徐瑛先把手伸出來，麟有點窘，勉強伸出去拉了一拉，一面還是鞠躬) 大嫂。

桂 我好運氣在家裏迎接他們兩位。大家請坐。

麟 大哥，你不是信上說六七點鐘才能到家麼？

麒 我們趕上了一點零五分的車。給你們一個冷不防備也是頂有意思的。

麟 媽知道你們來了要喜歡得氣都喘不過來！

麒 媽好麼？

麟 很好。大嫂子一定很喜歡她老人家的。

瑛 當然會喜歡她的。聽說她老人家非常能幹。

麒 媽真是了不得。瑛，你今天來得真巧，你先看見我們這所舊房子，進來就看見表妹，於是再看見我的弟弟，最後才看見我的媽。

麟 這安排得好像一齣戲。我最喜歡一切事情好像一齣戲，桂英，是麼？

桂 我不知道。爲什麼？

麟 大嫂子，你喜歡麼？（他不等他嫂子回答又說下去了——這是他興奮時候的常態）我說你一定喜歡這所舊房子。這一進樓房是媽親自監工造的，造好了還不到六年。媽跟我就最愛這個家，一輩子都不想再換別的地方。

瑛 喔，爐子一生就熱起來了。麒，我渴得很，想喝一口茶。

麟 對不起，對不起，要緊說話，連茶都沒叫他們倒。桂英，阿昌死到那兒去了？

桂 我差他去叫姨孃去了。對不起，我去叫黃媽倒。

麒 不，我來去還是黃媽麼？也有兩年不見她了。

桂 她看見你一定喜歡得什麼似的。（麒下）

瑛 我上這兒還不到三分鐘，就要亂支使人了。

麟 哥哥一向喜歡什麼事自己動手，這個老脾氣他一點沒有改。

桂 他有兩年沒有回家來了，這兩天滿街坊的人都在問他什麼時候回來。

麟 他的人緣真好，連個掃街的今天早上還問我，「大少爺幾時回來呀？」

桂 他是本城的英雄，家裏的老祖宗。

（外面有女人的聲音，費太太回來了。）

費 （在外）家裏的傭人都死到那兒去了，連幾個箱子都沒搬進去？阿昌，拿進去！

昌 （在外）是，太太。

桂 姨娘回來了。

瑛 那麽快？

桂 她知道了表哥回來，飛也要飛回來。

（費太太上。她雖然徐娘半老，但風韻猶存，飽滿的面頰，光芒四射的眼睛，她年紀不過四十七八歲，健壯漂亮，但裝出老太太的身份。她行動遲緩，但她嘴上不停的喜歡講話。穿着灰鼠長旗袍，棉鞋，絨線手套，狐皮圍巾，黑絨線

帽，手裏拿着一只水煙筒。

費 麒兒！外面叫着進來！麒兒！孩子！麒兒！你在那兒？麒兒！媽回來啦！（她走進來不看見家麒，就轉身向門外，

走動）麒兒！麒兒！你上那兒去了？麒兒！你來呀！媽在這兒呀！麒兒！麒兒！（家麒上）喔，麒兒。

麒 （因為母親如此熱情歡迎，有點不好意思）媽。

費 麒兒，真是你麼？

麒 不是我，是誰呀？

費 喔！她跑過來恨不得抱住他！麒兒！

麒 （脫身）媽，我還沒有——

（麒向徐瑛一看，徐瑛走上前來。）

費 （沒見她）你來，我剛巧不在家！

麒 我們剛巧趕早了一班車，因為瑛——

費 你不差阿昌來，我四圈打完也要回來了。你氣色倒不壞，你身體好麼？我不相信你體重會比兩年

前結實到多少？這樣的天氣你一定得小心傷風。路上苦不苦？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真虧你不生

病，還要在上海耽擱，為什麼不一直回杭州呢？孩子，你不要專為人家，把自己忙病了。

瑛 （站着非常窘，從左足換到右足）家麒近來不是頂忙。

費 (聽見聲音，轉過身來) 啊？

麒 媽，我還沒有介紹，徐小姐。

費 (裝着十分熱心的樣子) 喔，徐小姐，對不起，我見了麒兒，竟把我喜歡得什麼都忘了，徐小姐，請坐，大

家坐。麒兒，你坐到這邊來。(費太太坐在常坐的沙發內，拉家麒坐在旁邊的小茶几上。徐瑛坐入旁邊沙發

內，家麟和桂英坐在對面長沙發內。) 桂英，誰叫他們生電爐的，這樣暖和的天氣——

桂 是家麒表哥自己拿下來的。

費 唔。

麒 瑛怕冷，所以我把家麟房裏的電爐拿下來了。

費 唔。(不自然的向徐瑛看了一眼)

麒 如果媽怕熱，我把牠拿開了就是。

費 那不用了，讓牠去罷。麒兒，你讓我仔細的瞧瞧你的臉啊，你太辛苦了罷，你瞧，你眼睛四圍有黑影

子。

麒 媽，你胡說！

瑛 他這一向身體是頂好的。

費 不過是好罷了。我對於孩子們的身體總是成天到晚擔着心，做娘的就怕你們不舒服。(感情過於

豐富，不得不換個題目說說。麟兒，你店裏去過了麼？

麟 (站起來報告) 媽，去過了。順泰莊上的一筆款子已經付出了。申莊徐先生打電報來，要我們收一

百擔繭子，還有同孚綢莊——

費 好啦，好啦，我現在那兒有什麼心思跟你談這些事情，你去辦了就是了。桂英，我關照你的事情難

道你忘了麼？

桂 (泛然) 什麼事？

費 你們雖然是新法人，但這是我的家，家法總應該有的。

桂 (記起來了) 喔，我幾乎忘了，我馬上就去。阿昌，黃媽。(下)

(黃媽端茶上)

費 誰叫你先倒茶？

(黃媽窘住)

費 放下，跟二少爺先把桌子統出來。

(黃媽和家麟端正中的方桌，阿昌和桂英上，阿昌拿着紅桌圍和紅氈毯，忙着圍好鋪好。黃媽端椅子，正中向外一張，兩旁各兩張，阿昌把邊上一張又端出來放在桌圍前正中向外。桂英拿着紅裙給費太太穿上。徐瑛看得莫名其妙。)

昌 太太請上來見禮。

（費太太正中一坐，麒拉着瑛在紅氈上跪下去，叩了三個頭，徐瑛很窘。）

費 阿昌，你把茶菓端上來。麒兒，麟兒，大家坐。

（阿昌和黃媽下，立即端茶菓上。）

麒 媽，何必要這樣麻煩。

費 孩子，你離家只有兩年，連家裏的規矩都忘了麼？今天是大少奶奶進門第一天，也是我們婆媳第一次見面，我年紀老了，這個家應該交給你們了，今天是做婆婆的敬媳婦一杯茶。阿昌，把茶端過來。

瑛 媽，我不敢當的。

費 況且，麒兒，你離家有兩年了，好容易才盼望到你回來，我先敬我大兒子一杯茶。（費太太端茶給家麒。）

麒 媽，這怎麼可以呢？

費 媽不是最疼你麼？你坐下。不但媽疼你，就是在杭州的親親戚戚沒有一個不盼望你回來，汪家的伯伯他聽說你回來了，高興得嘴都合不攏來，他一面摸着鬍鬚，一面大聲的說，叫阿麒一到了家就上我這兒來一趟。麒兒，你明天早上就去看他老人家一下。還有那三姨，就是趙迎祥的太太，

你記得麼？就是你還很小的時候，她最喜歡抱你到街上去玩的。前天上我家裏來，她知道你要回來了，要親自燒十樣菜送給你吃。麟兒，你明兒早上就打個電話通知他一下。麒兒，還有那個擺水菓攤的老頭兒，你還記得麼？他的攤就擺在臨安橋下面，你從小在他那裏買水菓吃，他昨天還問起你——

桂 姨媽，阿昌等着你端茶呢。

費 喔，我忘了。

(費太太拿了茶，捧了向瑛說：「恭喜大少奶奶長命富貴。」瑛不知如何回答。)

麒 (教他) 瑛，你說謝謝婆婆，祝老人家多福多壽。

(瑛照說。)

費 大少奶奶，你瞧，我兒子多懂得我老人家的心，怪不得我當他心肝寶貝一樣的疼他。他人緣最好，沒有一個不喜歡他，沒有一個人不記掛他，他比麟兒強得多。

桂 (心腸最直，聽了有點不服氣) 阿昌，我們的茶你端過來，我們自己拿。

費 (看了她一眼，轉身向麟) 喔，我忘了。麟兒，你自己替你媳婦兒端茶罷。(又轉向麒兒，阿昌端茶過去。)

麟 以後我們得退後一點做配角兒了。

費 配角，麟兒？

麟 我不過跟桂英隨便說說，大哥來了，在家裏我們得退後一點做配角兒了。
 麒 弟弟，你胡說！

費 (微笑) 你瞧你們弟兄兩個在媽面前吃醋了。

麟 可不是麼？大哥在外頭南北東西，見過大的世面，我老守在家裏，什麼都落後，我怎麼能跟他比呢？
 媽，你瞧他的神氣！

費 (得意地看着大兒子) 喔，麒兒，麒兒，你不知道我心裏多高興，以前我替你打算的現在都可以實現了！

麟 媽要你在這兒做水木作的老闆……(徐瑛一驚)

費 麟兒！(轉向麒) 麒兒，你記得麼？你從小就……

麟 大哥從小就喜歡玩積木。

費 麟兒！那幾副積木我還保存在這兒。麒兒，你還記得嗎？

麒 記得！

費 (莊嚴的) 你永遠不應該忘記這幾副積木，將來你自己有了孩子，我會拿這幾副積木給他們看，說這就是他們父親事業的基礎。做娘的責任就是發現孩子們的天才，想法子把他們發展出來。

(她慈祥地微笑，瑛蹙着眉頷了半晌。)

琪 這樣猜測只怕太遠了一點罷。

費 (驚轉身向瑛) 什麼猜測太遠了一點?

瑛 我想拿玩積木來猜測他有建築的天才好像太遠了一點。

費 (有點生氣,有意把茶杯重重的放下來) 再有什麼比牠更自然的!

桂 (看到僵局,本能地來幫助徐瑛一下) 姨媽,大嫂的意思是說從玩積木來猜測他有建築的天才未免太遠了一點,很容易猜錯了。我小時候喜歡玩兔子,要是我家裏以為我有演馬戲的天才,那不是糟了嗎?

費 (大為生氣) 桂英!

桂 可不是麼?譬如大嫂的研究細菌學,決不是她父母替她挑選的。

麟 不像是。

瑛 我的父母也替我挑選過的,要是遵照了他們的意思,還不是跟其他女子一樣麼?

桂 對了,這正可以證明我剛才的話是對的。如果遵照父母的意思,說不定大嫂是個管家婆而不是一個科學家。我說不定在馬戲班裏管野獸。

麒 猜測總不過是猜測,我小時候想做軍人,你們女孩子們小時候想做什麼?

桂 想做女皇帝!

瑛 如果世界上全是軍人和女皇帝，那多麼有趣呀。(麒，瑛，桂三人哈哈大笑，費太太面有愠色。)

麟 我猜媽懂得比我們多，媽什麼都懂。

桂 我對於孩子的意見是這樣，生他們，愛他們，長大了讓他們去。

瑛 你這個意見很有深的意思。

費 (決心要仔細研究一下大媳婦，指使他們出去) 桂英，放規矩點兒。麒兒，你把行李安頓好了，再下來喝酒罷。

麒 好的。(起立)

費 大少奶奶暫時跟桂英住在前樓，麒兒，你住在老地方，我房間的後面一間。

麒 媽，我們不能……

桂 姨媽，他們喜歡住在一起，我住的一間不是預備做新房的嗎？我可以搬到別間裏住。

費 麒兒結婚一點不通知我，家裏新房都沒預備好，暫時我想還是這樣好，我想大少奶奶也不會見怪罷。

瑛 當然沒有關係。

桂 但是，姨媽……

費 麒兒，大少奶奶的嫁粧是不是從火車上運來？

麒 媽，瑛的嫁粧本來是有的，因為我們馬上要動身到南方來，搬運又不方便，所以我叫她家裏不用辦了。

費 那末你只好自己去辦。明天就去辦，不然親戚戚跑來看新房，成個什麼樣子，這在我費家倒不要緊，只怕徐家的台坍不下來。

麒 這個媽，回頭再說罷。

費 在新房沒有佈置好以前，你就住在那老地方。

麒 好的，媽。

桂 姨媽……

費 不許你多說話！麟兒，桂英，你們陪麟兒上樓佈置去，我要清清靜靜跟大少奶奶談一談。

(麟兒和桂英站起向門走)

桂 大表哥，真的我可以搬出來，你和大嫂子……(下)

費 大少奶奶，你隨便吃一點杭州的糕點，不要客氣。(隨手抓一把放在她面前)

瑛 媽，實在不敢當的。(站起)

費 你坐下，好說話。

瑛 謝謝媽。

費 (站起拉着她的手)現在讓我瞧瞧一位出名的女科學家是怎麼樣的! (兩人走前來。)

瑛 我希望你看我跟別的女人沒有什麼不同罷。

費 我現在已經不怕你啦!

瑛 媽,你怕我?

費 麒兒只給了我一個短短的電報,他說他要娶一位美麗聰明有名望有地位的什麼學家的做老婆。

瑛 病菌學家。

費 病菌學家,叫我說都說不上來。想不到我媳婦是位——是位——什麼學家?

瑛 病菌學家。

費 現在我認識你了,我有這樣一位好媳婦兒,我覺得很驕傲。

瑛 媽,你對我太好了。

費 你這次路上很辛苦了罷?

瑛 沒有什麼。

費 你一直牛長在北平?

瑛 是的。

費 北平真是好地方，我一直想去沒去成，聽說那兒玩的地方非常多，什麼西山啦，北海啦，故宮啦，長城啦，你都去玩過嗎？

瑛 玩過的。

費 麒兒最喜歡遊山玩水，他小時候就愛到山裏玩，他在中學念書的時候，每逢禮拜天，他總是約了同學去爬南高峯北高峯四處玩兒。後來他中學畢了業，其實杭州有許多大學可以進，但他偏偏鬧着要到北平去，爲的就是他喜歡到四處去玩兒，我不喜歡人家說我把兒子拖在身邊不放出去。我說你要去，你去就得了。

瑛 這是四年前的事。

費 對了，起先他每次放假總回來一次，最近兩年他就一直沒有回來。

瑛 我認識他也有兩年了。

費 噢，怪不得他老不肯回家來看看時時刻刻想念他的媽。每次假期我寫了幾封快信，甚至於打電報催他回來，他總是說什麼要到內蒙古去考察啦，要到綏遠去調查啦，推三阻四的不肯回來。

瑛 我跟他出去旅行了三次，都是很多同學一塊兒去的。內蒙古綏遠察哈爾我們都去過。

費 原來是跟大少奶奶一塊兒去的，你們就在那時候認識的。
瑛 是的。

費 他瞞他的媽瞞得好緊，他到最近才告訴我跟你結婚了，我真沒有想到他會娶了親回來。所有親戚朋友都嚇了一跳，家裏也一點沒有預備，你想連新房也沒工夫騰出來。

瑛 家麒有意要你老人家吃一驚呢。

費 你看我的兒子對我這樣放刁，他也太會利用我的特別寵愛他，你知道我最喜歡他。我雖然有兩個兒子，喜歡了一個，對另外一個總有點顧不到的地方，你瞧他們剛才不是在吃醋麼？不過做娘的十個倒有九個是喜歡長子的。做娘的滿天下都是一條心，大兒子總是娘最疼的，大少奶奶你瞧麒兒的身體真的很好麼？

瑛 非常好。

費 不過剛才看他樣子不很自在。

瑛 說不定他有點不好意思。

費 跟我不好意思跟他自己的媽不好意思？

瑛 說不定是爲我罷？

費 對啦！我這個大孩子還是一個孩子，他一向見了女人就不好意思的。大少奶奶，你們有什麼計劃麼？——我希望你們沒有，因爲我替你們想了很多計劃，並且個個計劃都是頂好的。

瑛 我們的計劃倒不多，不過有的計劃卻非常肯定的。

費 真的嗎？真的肯定嗎？你說說看有什麼計劃？

瑛 我們當然預備住在上海。

費 爲什麼，當然住在上海？我以為你們應該找一處比上海更好一點的地方住下來。

瑛 那當然是應該的，不過爲家麒的前途計——

費 我不贊成你的意思。

瑛 我學得爲了家麒的前途，除了到上海沒有第二條路可走，跟我一樣。

費 跟你一樣？

瑛 我的事情就在上海。

費 你的事情？

瑛 中央研究院細菌研究所。

費 唔，原來爲了大少奶奶自己的事情，也叫家麒到上海去。

瑛 媽，我相信你不會反對我的職業吧！

費 你的職業，研究——什麼——什麼——我一點也說不上來。我的好少奶奶，我怎麼能反對你的

職業呢？你是我大孩子看中的好媳婦，我歡喜都歡喜不過來，怎麼會反對呢？（吸水煙）你抽煙嗎？

我這管水煙死也戒不掉了。

瑛 我自己有煙。(從手皮包裏取香煙)媽，你也抽一支試試嗎？
 你們這種洋煙我抽不來，你自己抽罷。

(瑛替她點火，自己抽煙，費太太表示厭惡，但又不便說話。)

瑛 媽，你這支水煙筒非常精緻。

費 這是一位親戚從福建帶來的……現在讓我們繼續談你的生意罷。

瑛 我的生意？

費 我們老法人都叫生意，你們新法人叫……叫……

瑛 職業。

費 對啦，職業。不過在女人說職業也好，說生意也好，聽起來總不大順耳。女人的職業總不過是一種

興緻，高興時候玩一陣子。你現在結了婚，還預備去幹嗎？

瑛 我的職業？當然預備去幹的。

費 跟你沒有結婚的時候一樣嗎？

瑛 不能不去幹，可不是麼？我既然要做細菌學專家，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能終止我研究的工作。

費 人家叫你什麼家？我終鬧不清楚。

瑛 他們稱我細菌學家，有時也就稱我醫生。

費 你不看病罷？

瑛 我最初學的是普通醫學，後來我專門研究醫學裏的一個部門——細菌學。所以我雖然不掛牌，但也能看病。

費 喔，這一點我跟你意見不同，我不相信女人會做好醫生的。

瑛 這一點我不用跟你爭，因為我根本不想掛牌做醫生。

費 真的不替人看病嗎？至少我不讓你替我兩個兒子看病。

瑛 我想不會罷。

費 我記得醫生向來是不替自己家裏人看病的。我記得我小時候我的三舅舅是當大夫的有一次他的太太生傷寒症，他自己不敢看，從蘇州請了顧太醫來，你們學西醫的有沒有這個規矩？

瑛 西醫沒有的。

費 這個我們不要再談罷。大少奶奶，還是談談你自己罷。麒兒打電報給我，好像說他很突然的碰到你，很快的就跟你結婚了。

瑛 其實並不突然。我至少拒絕他有六個月之久。

費 (很高興) 你拒絕他？真的嗎？

瑛 去年暑假他到北戴河去避暑，我就認識了他。去年寒假他又跑到西山來找我向我求婚。

費 (很不高興) 你拒絕了他?

瑛 唔, 今年暑假, 他又到西山來, 又向我求婚, 我就接受了。可是我, 一直沒有鼓勵過他。

費 (很不高興) 真的嗎?

瑛 後來我們到北平就結婚, 結了婚就到南方來了。

費 結婚以前的事他從來沒有告訴過我。現在你預備帶他到上海去?

瑛 請媽不要這樣說。

費 這是事實呀, 好少奶奶, 你不能不去研究研究——(最後她說對了) 你的細菌學呀!

瑛 你也不能怪我呀, 況且我也是替家麒打算到上海去的好。

費 不見得罷……你替你自己打算……少奶奶我倒要問你, 你怎麼會挑這個生意……不職業的?

瑛 我父親是做醫生的, 我從小在醫院裏長大。等我中學畢業了業, 父親就叫我進協和醫學院。

費 令尊——現在在那裏?

瑛 他老人家兩年前死了。死得很慘, 但是很光榮。

費 怎麼?

瑛 他老人家在醫院裏研究癩瘋, 後來……

費 染上了癩瘋死了?

(徐瑛很莊重的點頭。)

費 你令堂呢？

瑛 在家裏。

費 在北平？

瑛 唔。

費 唔……那末你預備繼續你父親的志向，繼續研究痲瘋？

瑛 現在我還沒有這個意思，將來說不定會。

費 那末你現在研究什麼呢？

瑛 我現在研究結核菌。

費 結……菌？

瑛 就是生肺病的菌。

費 天哪！研究肺病的菌，多危險呀！

瑛 (微笑) 沒有什麼危險，並且我們也不怕危險。

費 那又爲什麼呢？

瑛 中國人死在肺病裏的人太多了，我們想找出一個簡捷治療的方法。

費 太危險了太危險了。你要家麒也跟你去研究肺病嗎？

瑛 不，我並沒有叫他改學醫。

費 那才對。家麒要是染了肺病——我想他也不曾感到興趣。那末你研究肺病，一定得常常跟生肺病的人在一起了。

瑛 有時要，但不一定。

費 那真是太危險了！你一個不小心把肺病菌從生肺病人身上染傳給家麒，那怎麼得了，那怎麼得了。

瑛 我們有很完備的消毒辦法，決不會傳染人的。

費 那末你父親怎麼樣死的？

瑛 那是非常偶然的事情。

費 只要你偶然一下就糟了。現在，大少奶奶，你聽我說，你懂不懂我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你瞧着我，你看見的是誰？很簡單的，我是家麒的媽。你瞧你是誰？你不能簡單的說，你是家麒的老婆，因為你除了做老婆以外，還有許多其他的種種。可是我僅不過是他的媽……你一定說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不是屬於這個時代的人。這話是不錯的，在我年青的時候，一個女子出去做小學教員或是出遠門去讀書，公認她是了不得的膽大的新派女人。現在可就不同了，女人做捐客，當擦

背，做律師，當什麼科學家，簡直滿不在乎。不過我們老法女子也有我們的大道理，不要拿「管家婆」——寄生蟲——這一類名詞來瞧不起我們。我們選了一個最偉大的事業，這個偉大的事業說不定不久就要在世界上消滅了。這就是做母親的事業。這名詞聽起來也許太陳舊了。不過，我相信牠有牠的價值。我從小媽就教我怎麼當家，怎麼做一個賢慧的妻子，間接也就教我怎麼做一個賢慧的母親。（瑛欲反駁，費太太用手止之）你父親爲了研究癲癲犧牲了生命，你說這是光榮。但是我們當母親的拿生命來獻給子女，難道就不夠光榮麼？尤其是男孩子的母親，你聽我說，我丈夫去世的時候家麒只有五歲，家麟只有幾個月還抱在手裏。我嫁到費家來只有六年，並且生活非常不快樂。我那時只有二十四五歲，年青漂亮，青年守寡。（她說到這裏停了一下）從丈夫去世那年起，到現在已經二十四年了，我把我整個的生命整個的力量都獻給了麒兒麟兒兩個人，他們代替了我的丈夫和社會上一切朋友的位置。現在怎麼樣麟兒快要結婚了，麒兒已經結婚了。我的生命我的事業已經完了……喔，我並不是要求人家稱讚我，恭維我，我是要求你，我的大少奶奶，要求你不要把我大孩子的心全佔了去。我請求你留一部分給我，我辛苦了一世，總應該得到這末一點兒。我不是說你給我多少，我只要你給我所應該得到的一部分。你想我應該不應該？

（深刻感動）媽……媽……

費 瑛
那末你是肯了，你不會把我關在門外頭了？

瑛 當然不會的。

費 你不會？你的職業也不會？

瑛 當然不會的，當然不會的。

費 不論什麼都不會？

瑛 媽，你相信我決不會妨礙你們母子感情的，並且你對家麒的恩惠和家麒對你的孝心，我是最明瞭的。媽，你應該明白我這一點。

費 好少奶奶，我一見你，我就知道你是位最能夠感動人的人，我祇認識你不到半點鐘，可是我已經把心事和盤託了出來。

瑛 我真高興，媽這樣相信我。

費 (拉她的手，拍拍她的手背) 我也真高興，你知道我心裏多快樂……現在你不會到上海去了，你不會帶麒兒到上海去了？

瑛 (驚得後縮) 怎麼？

費 你們到上海去不就是你所說的對我們母子的感情有妨礙嗎？你們離開家到上海去就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把我老太婆丟在後面，從我老太婆手裏搶走我——

瑛 (手足失措) 媽，你完全錯了，你不應該這樣想。

費 很好，你能夠聽從我，至少暫時不用耽心，你慢慢會知道我爲麒兒什麼都仔細計劃過，並且爲你，你們要先住一陣子，然後……

瑛 我希望我們能住一陣子。

費 你什麼意思？

瑛 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下星期一就要開始了。

費 (蹣跚後退) 你說什麼？

瑛 你知道，我們連大箱子都沒帶來。

費 (漸漸恢復) 我不願意聽你這句話，麒兒離家兩年，難道只住三四天就走麼？我不知道你是什麼用意。你知道麼？麒兒在我身邊作伴，差不多有二十三年了。

瑛 你不是還有家麟嗎？

費 我現在不用想到麟兒，他現在沒有麒兒那種危險。

瑛 媽，危險？

費 我不願意眼看麒兒的前程被犧牲了。

瑛 我並不打算犧牲他的前程。

費 少奶奶你說得多難聽。你尊重你的職業，不過，我的印象是你只顧到你的前程，就把他的前途忘

了。

瑛 我看不出有什麼衝突。

費 你不是預備帶他到他討厭的上海去，住那鴿子籠的弄堂房子麼？——沒有太陽光，沒有好的新鮮東西吃，我不能讓我自己孩子到這種地方去，我告訴過你，我有我的計劃，都是對麒兒最有好處的。我相信像少奶奶這樣聰明的女孩子決不會不明白我替他打算得多週全。我城裏的幾片店，家麟一個人實在照顧不來，我自己年紀大了，精力也不及從前……

瑛 這個跟他所學的東西……

費 別忙，我最近在西湖邊上買了一大塊地皮，我想造幾幢弄堂房子，幾幢市房，麒兒可以打圖樣監工，一切都由他做去。

瑛 難道家麒的事業，就在這小小的家鄉麼？

費 在這兒跟在別處又有什麼不同？有我在背後幫助他，他一定很成功，很快樂的。你的事情我也替你安排好了，也在這兒。

瑛 媽，你也替我計劃嗎？

費 當然我的媳婦的事，我也有權安排的，可不是嗎？
那當然，不過……

費 麒兒在上海是一定不快樂的。

瑛 快樂當然很要緊，不過各人對於快樂的意見不同。

費 麒兒總是聽從我的意見的，並且我做娘的意見對兒子總不會錯的。

瑛 (客氣的) 那當然，不過家麒的情形不同，我的意思是說我知道家麒——

費 少奶奶我是他的媽，我知道我自己的兒子比你清楚，

瑛 那不一定罷。

費 我說一定。上海不是我兒子去的地方，那兒有很多大資本的建築公司呢。我兒子難道去做夥計嗎？這兒有現成的老闆做，現成的店開在那裏，不要他費什麼心思。就是他要做建築師，有現成的地皮，馬上可以動手造房子——

瑛 有媽在後面幫他忙

費 有誰幫忙比做娘的更好的？

瑛 喔，我現在明白了。

費 難道還不夠明白麼？至於你呀，大少奶奶，我也替你想好了，決不使你空下來沒事做。

瑛 (雖惱怒但仍微笑) 媽，你替我怎樣打算？

費 唔，現在還很難說，不過要是我們存心想辦法，那還不容易嗎？杭州縣立醫院的院長是我的一個

遠房親戚，他前天還上我這裏來要我捐一點錢，那醫院裏剛佈置好一間實驗室，幾時我帶你去
看一看，介紹你認識認識那張院長。

好的。

費 據張院長說，那間實驗室裏的儀器是省立高中賣出來的，因為他們剛從上海辦了一套新的，真是好極了。他們新裝了一個水槽有冷熱水龍頭，還有一只電氣爐子，除了看護和醫生是不准別人用的，不錯，他們實驗室裏還新買了一架顯微鏡。總之，你在那兒做研究工作是再好沒有的了。少奶奶，一切讓我來替你舒舒齊齊安排好，等你看過了那實驗室，你一定會歡喜的，我叫張院長給你一個名義，你以後高興去走走，不高興就在家裏住，這不是頂好麼？比帶麒兒到上海去毀了他的前程不是多好麼？

瑛 (半晌不說話，很誠懇和善的) 媽，我第三次拒絕家麒的時候，我說我不能為小池子裏的大青蛙犧牲我的一生。

費 那末難道你的意思要他在上海的大池子裏做個小青蛙麼？

瑛 這的確是我的意思。於其在小池子裏做大青蛙不如在大池子裏做小青蛙，三個月以後他又到我這裏來，他帶來一張計劃，一份上海建築公司的聘書，他接受了我的——
麒兒在上海有事了麼？

瑛 不能算是正正式式的事，這是一個極難得學習的機會。

費 什麼公司做什麼事？

瑛 光大建築公司的打樣員。

費 做打樣員？我完全不贊成！這簡直是發瘋！

瑛 說不定是發瘋，不過這種事，你還是讓我跟家麒自己決定的好。

費 (大為不悅) 好少奶奶，你不要以為我喜歡多管你們的閑事，那你完全錯了。我是他的娘，你老是說「我們」「我們」，老不把我放在心上，是不應該的……我倒要問你，麒兒在上海一定會成功麼？

瑛 成功不成功我倒沒有想到，這要看他自己的才能，可不是麼？至於他開頭能賺多少錢，能不能做得好，我覺得倒並不在乎。只要家麒能有實際學習機會，將來能獨當一面獨立的做事就好了。

費 喔，好少奶奶你老實實的說，你是在犧牲麒兒。

瑛 爲什麼？

費 因爲你只想到你自己。

瑛 我是爲我們兩個人打算，媽，你不相信麼？

費 好少奶奶，我怎麼會不相信你呀，你真太不應該了。這樣，這樣……(失望地) 我真是白費了一番

心。

瑛 媽，你什麼意思？

費 我扶養麒兒的一番心血，我爲麒兒犧牲一切，我替麒兒擔心受怕……都白費了。

瑛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費 我很想跟麒兒的媳婦處得好好的，我求菩薩，我做夢，我希望能夠如我的願！

瑛 (站起來) 媽，你覺得我不滿意麼？

費 不，不，我說常常夢想麒兒能夠娶到一位和我能合得來的媳婦。大少奶奶，將來你生了孩子，你

就會懂得我做娘的心。要是爲了你自己的媳婦 (她停住不說) ——

瑛 怎麼樣？

費 (膽大直說) 要是爲了你自己的媳婦來犧牲你自己的孩子，你知道——

瑛 (痛苦之至) 媽，我不願意你這樣想。假使媽這樣想，我好像很不如媽的意似的。

(家麟上)

麟 嫂嫂，我們把你的房間佈置好了。

瑛 太費心了。

麟 哥哥說，快要開飯了，問嫂嫂要不要上去洗洗臉換換衣裳。

瑛 好的，謝謝你。（向費太太走去）媽，你知道我明白你。我們一定想個最好的辦法使得大家都滿意，只要大家體諒大家，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

費 你以為我太私心罷！

瑛 不，不，我一點也不這麼想。

費 我自從嫁到費家來當媳婦兒，二十幾年來只有一件事我可以驕傲的——就是始終沒有存過私心。說不定我有許多過失，但是從來沒有替自己打算過。

瑛 我說我明白你。媽，我換了衣裳就下來。（下）

麟 （莫明其妙的看着徐瑛下去）媽，怎麼會事！

費 喔，麟兒！我這老太婆多命苦呀！多命苦呀！

麟 （驚駭）媽！

費 我真是個苦命的寡婦！我真是個不中用的女人！

麟 媽，你怎麼說這種話

費 我這苦命的老太婆只配獨個兒過孤苦寂寞的生活！兒子大了，就要跟着別人走了。我早知道這個時候要到的，現在果然到了，我又捨不得，忍不住，你的嫂嫂要帶你哥哥上上海去了，丟我在後面，把我替他打算的許多好計劃也丟下了，不管了！

麟 唔，我想哥哥不會這樣傻罷。

費 要是我是你的嫂嫂，我決不會像她對待我來對待我婆婆的。

麟 當然媽不會的。嫂嫂跟媽合得來麼？

費 你也留意到了麼？

麟 媽，你是理想中的女子，你是做母親的模範。

費 真的麼？

麟 誰說不是？

費 可是你哥哥就不這樣想我。

麟 喔，哥哥不會的！

費 也許我不應該這樣傷感。但是你不知道做母親的苦。你哥哥生下來的時候，我差一點死了。我一點鐘一點鐘等他下地，肚子裏痛了一陣又一陣。想不到你哥哥生下來是那麼大的孩子，只要他娶了這媳婦快活，做娘的也就心滿意足了。

麟 你不能希望得太大。

費 麟兒，你完全是對的，任何女子總不會像媽一樣的愛他兒子的。

麟 媽的兒子也不希望其他女子像媽一樣的愛他們。

費 喔麟兒，你真這樣想麼？

麟 我想是的。（她瞧着他，等他說下去）這不是很有趣的事麼？像媽這樣辛辛苦苦生我們下來做牛做馬扶養我們長成人，我們怎麼可以隨隨便便把最愛我們的人丟在後面呢？丟了她去冒失望的危險。

費 （頗為感動）你說最愛你們的人是誰呀？

麟 就是媽呀！

費 真的麼？不過麟兒，你不久也會走的。

麟 唔……說不定我會走……不過誰也不會破壞我跟媽的感情。

費 麟兒，你坐到這兒來，把不痛快的事忘了罷。（她坐在沙發內，麟兒坐在腳凳上）你坐到這兒來，讓我們像從前一樣談談家常。你坐下來。（麟坐下）頭靠在我身上。（他順從）呀！我一直這樣想，現在看起來一點不錯，你才是我的兒子，你哥哥像他父親。

麟 媽！

費 麟兒，你爲什麼剛才說真正愛你的就是你媽呢？難道你有什麼不痛快的事麼？還是心裏覺得有什麼不高興的預兆嗎？

麟 唔，說不定心裏有。

費 麟兒，你說我是理想中的女子，真是我的好孩子。我常常夢想我的兩個孩子結了婚住下來，快快活活的住下來，有媽替你們照管一切，你們可以安安心心的過活。你跟桂英結婚之後有什麼計劃麼？

麟 沒有什麼計劃

費 到現在還沒有計劃嗎？

麟 桂英對於計劃一點沒有興趣。

費 這就奇怪了。我跟你爸爸結婚之後，什麼都有計劃。我們新房子的佈置有計劃，我們的收支有新計劃，我們對於子女的教養也有預定的計劃。你們難道一點計劃都沒有麼？

麟 沒有。

費 我真不懂！

麟 什麼？

費 她這樣不關心，真使我奇怪！（麟對於他母親的口氣也覺得奇怪）說不定我腦子太興奮了，看得結婚那麼樣重要，說不定你們年青人根本就不當牠一會事。

麟 我們？

費 你們男人當然有許多旁的事要照顧。我說桂英爲什麼這樣不起勁，好像很不願意似的。

麟 不願意！

費 我是這麼說。女孩子對於結婚本來應該最起勁的。她結婚的衣服有沒有跟你商量過？

麟 沒有。

費 新房的佈置呢？

麟 也沒有。

費 天哪，她怎麼弄成這種樣子。

麟 她說她什麼都不在乎。

費 不在乎？虧她說出口來。

麟 她說什麼事都由我去辦。

費 都要你去辦？可憐的麟兒，你爲了店裏的事已經是夠忙的了，她還忍心把這種事來麻煩你。

麟 唔。

費 麟兒，你知道桂英有很多的朋友。我的意思是說她有很多的朋友。聽說追求她的人很多，你知道麼？

麟 我也知道她從前有很多人追求她。

費 你只知道從前麼？

麟 她近來沒有告訴過我。爲什麼？

費 我知道不僅是從前。她這兩年在上海讀書，哼，上海這個地方最壞，年青的女子誰能夠擔保她沒有男朋友。就算現在沒有，從前她也明知道要跟你訂婚，爲什麼要交許多男朋友呢？我想，你上了她的鈎了。

麟 媽，我？

費 不論那一個女孩子見了你，都會轉你念頭。

麟 我相信桂英不會對我這樣。

費 好孩子我並沒有說她給你當上。況且，她要給你當上幹什麼呢？不過——

麟 不過什麼？

費 我不相信桂英對你，像你想的那樣真情。（麟給她說動了心）我老早就疑心了。你知道她家裏近來境况一天不如一天，看見我們家裏有錢有產業，看你又那樣好欺，我早想跟你說，不過總沒有適當的機會。剛才聽你說的一番話……

麟 不過現在再過慮這種事，太遲了一點了。

費 我不能不過慮，結婚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你天生又那樣多情而又怕事，要你真正結了婚而感到失望愁悶，那不是糟了嗎？……你不用難過，我不過把你們兩個人中間的毛病找出來就是了。

麟 媽，其實沒有什麼，不過桂英的性情不像媽就是了。

費 胡說八道，孩子，你記得麼？三年前你跟那個混賬女人來往，不是我提醒你，我替你擺脫的麼？

麟 這次又不且做荒蕩的事情。

費 你們男孩子就歡冒這種險！老是喜歡鬧得一塌糊塗。

麟 我能夠知道就好了。

費 說不定你的毛病是——（頓一下，低聲）你並不愛桂英。

麟 喔！愛我當然愛她的，不然我怎麼會向她求婚的。她也很愛我，不是麼？你不相信，我一下子就可以

找出證據來。一個男人遲早要結婚的。

費 （肯定地）你不愛桂英，你不應該騙她。

麟 我是愛她的，不過我不知道應該不應該娶她，要是她能夠像媽這樣的人就好了。

費 （加重語氣）你不應該愛桂英。

麟 媽，我告訴你，我愛她的，誰見了她都會愛她！我的意思是說——天呀，我說什麼呀？

費 不是你不愛她，就是她不愛你。

麟 她是愛我的。

費 她也許說她愛你，但是最近她在我們家裏住了好幾天，我仔細留神她，她一點也沒有愛你的表

麟 媽！示。

費 你不愛桂英，桂英也不愛你。這很清楚，很簡單。麟兒，你再下去要弄成大錯特錯。這種事情也許是痛苦的，但是與其事後懊悔，反不如事前痛苦一下。等到生了孩子，就要太遲了！並且你要記得，三個人的幸福都要發生危險了！

麟 三個人？桂英，我和——

費 還有我，還有我……只不過，也許我是錯的！你應該把我丟在腦後，好像你哥哥把我丟在腦後一樣。你哥哥慢慢的會明白。你嫂子不會願到你哥哥！她沒有時間願到家庭，願到孩子！她對你哥哥一點沒有興趣，好像桂英對你一樣。但是你麟兒，我要把你救回來，我不願意你像你哥哥一樣犧牲你自己，你不能不明白事實，麟兒，你懂得麼？

麟 媽的意思……要我……要我跟桂英拆開麼？

費 你有沒有這勇氣？你不是我的孩子？

麟 (停頓一會) 好……讓我試試看。

費 (頓了一會) 什麼時候跟她說？

麟 唔……等我有機會。

費 (設法使音調中表示並不熱切) 今天晚上……你今天晚上就有機會。我來替你安排，你答應我麼？

麟 (頓) 好，我答應你……要是你以為……好，我答應你。

費 喔，謝謝菩薩，我總算有了一個兒子，再謝謝菩薩，我又救了他一次幾乎走錯了路。麟兒，你年紀還輕，媽還可以照顧你，幫助你，替你做許多的事。

麟 喔，媽，媽！

費 (抑制不住她的勝利) 我也就此不會做被兒媳婦丟棄的苦老太婆了。

麟 媽，我決不會離開你！

(家麟上)

麒 媽，璞馬上就下來。

麟 桂英呢？

麒 就在她們自己房裏，她們談得非常投機，有說有笑的。她們一見如故，真是件幸運的事。

麟 (跟他母親的眼光碰在一起) 幸運麼？時間不早啦，我去叫阿昌開飯。(下)

麒 媽，你喜歡璞麼？

費 你知道我應該喜歡她？

麒 當然，當然。總之，我挑選的老婆不會錯到那兒去，可不是麼？我說有這樣一位媽，做媳婦的不會

不好，我等她答應等了好久，你瞧瑛真是又漂亮又能幹！她是了不得的好，並且一天比一天好！我自己都不知道怎麼會得到她的。當然是我運氣好。

費 你快活麼？

麟 快活極了！

費 你有了這樣的老婆不會忘掉我麼？會不會？

麟 (煩，不安) 喔，媽，不要這樣想。

(阿昌和女傭端着吃飯用的碗箸，及酒壺酒杯上，一面收去了茶菓，下家麟上。)

麟 菜都預備好了。我們來喝酒罷。

麟 我去叫瑛跟桂英下來。(欲去)

費 慢一點。我們三個人先坐下來喝一杯酒。

麟 以後不再是三個人了。我走過樓梯的時候聽見他們在下樓來了。

費 麟兒，你先替我們三個人斟酒(麟斟酒) 我的兩個大孩子，先跟媽乾上一杯！

麟 (向外) 瑛，你快些來呀！

費 麟兒，我希望你把心上你老婆所不要的一角留給我罷，麟兒，我只要求你這一點兒！

麟 媽，你放心！

(費正要說話，瑛和桂英上，她們都換了裝束。)

麒 好了，她們來了。

麟 嫂嫂，快來喝酒。

瑛 謝謝你。

麒 瑛！

瑛 什麼？

麒 我們告訴媽。

瑛 現在當着大家？

麒 他們一定很喜歡聽。

瑛 好的。

麟 什麼事，哥哥？

麒 媽聽了一定很喜歡！

費 到底什麼呀？

麒 這是瑛跟我給媽的一個驚人消息。

費 好極了！什麼呀？

麒 (微笑着，頓了一會) 瑛肚子裏已經有了兩個月的身孕了。

桂 喔，嫂嫂，恭喜你！

麟 真的麼，嫂嫂！(瑛含羞地點頭)

麒 媽，這不是一個大大的喜訊麼？

費 (好像從重的打擊裏清醒過來) 當然，當然。麒兒，我真喜歡，真喜歡……麟兒，你的手帕拿給我，我的酒撥在身上了。

——幕——

第二幕

佈景 與第一幕同。晚飯已經吃過，燈已點亮，阿昌與黃媽正在收拾杯盤，揩桌子倒茶，各人都閑散地坐在沙發上喝茶，家麟有點醉意，仰着頭靠在沙發上。費太太在抽水煙，瑛坐在旁邊看照相簿，家麒在打電話。

麒 二娘舅，我明天一定早上過來，好好，徐小姐當然一起來……不用客氣了，說不定就要走。我一定來，一定來。好好……表妹，舅母要跟你說話。

桂 (接電話) 喂，舅母麼？我是桂英。好好，我當然要來的，不過姨媽還不放我走呢……你不要胡說，四姨，你也要跟我開玩笑麼？不是家麟，真是姨媽留我。好，我過幾天一定來住。再見。

瑛 (看着照相簿) 家麒，你瞧你的怪樣子，載着虎頭帽子，穿着背尖，騎着一只木頭的馬。這是麒兒三歲生日照的。

瑛 喔，這一張真有趣。你瞧家麒赤着膊抱着一個西瓜。(桂英跑來看。)

桂 那樣子多有趣，胖得像無錫的阿福。

瑛 像影片裏頭的哈代！

桂 表哥連褲子也沒有穿！

費 誰說不穿，他穿的是短褲。這是滿週歲那年夏天時候照的。

桂 表哥，你現在再赤了膊照這末一個相就好玩了。

費 (責備地) 桂英。

瑛 瞧這一張他在坐車裏，賭着嘴生氣，家麒，你瞧你自己的怪樣子！

費 他小時候最漂亮。爲什麼老說他怪樣子，怪樣子。

瑛 讓我再仔細瞧一瞧。

費 (站起來搶了過去) 今天不要再瞧了。(囑上，慎重放到書桌上)。

瑛 媽，你不要生氣。我們不過跟家麒開頑笑，這種小時候的照片真好玩極了。

費 只怕只有我才感覺到興趣。

瑛 不，不，我也很喜歡，媽，再給我們瞧一瞧，好不好？還有很多麼？

費 (還是很嚴厲) 麒兒，麟兒，每兩個月照一個相，一直到十二歲。

桂 喔，那每人起碼有一百多張。

費 我常常把他們的照片拿出來比較研究。不但注意他們身體上的變化，並且注意他們智慧上的

長成，看他們眼睛的表情，九歲的跟十一歲的一比較，就知道他們在智慧上有多少的長進。

桂 我聽說有的母親稱自己的兒子叫「小混蛋」的。

費 我從來沒有這樣叫過。

麟 我記得媽常常稱我們是兩匹野馬！

費 (怒) 這是開頑笑時候說的。麟兒，不許你再說這些話，把這本照相簿子去放好。

麟 (接照相簿在手上) 媽，真的不讓他們看麼？

費 我怕拿這種無聊的東西來麻煩大少奶奶，大少奶奶的興趣當然不在這種上頭，她有比她丈夫比她孩子們更大更高的興趣。

(這是正式的挑戰，瑛非常窘而難受，桂英驚惶失措，家麒也手足無措，站起來走到窗口，家麟微笑着把照相簿子放入抽斗內鎖好。)

桂 (實在忍不住) 媽，這實在是……。

(瑛用目止之。)

費 (客氣而危險) 桂英，你有什麼話要說？

桂 (強自鎮定) 我在看嫂嫂的這件新衣服，我說媽，這件衣服的質料和顏色真是好看極了。

瑛 可不是麼？這是在上海雲裳公司做的，家麒買給我的。

費 (看她的衣服) 唔，很好。杭州的服裝公司也有幾家頂不錯的。這件漂亮衣服我知道有一個人穿最合適，麒兒，你記得那張家三小姐嗎？她的身材長得美極了。不長不短，要是穿上這件衣服，真是

再合適也沒有。這種顏色鮮明的料子，一定要身材長的好的人穿才好看。桂英，你也可以穿。

（又是一個痛苦的停頓。琪實在痛苦極了，沮喪到不得了。家麒看到這種窘的情形不得不換話頭。）

琪 你瞧月亮出來了。北高峯頂上的竹林都照得清清楚楚！

琪 （得了救似的感激地走向他） 喔，真是好月色，能到山上去走走多好？

桂 你喜歡步月麼？

琪 （點頭）我最喜歡步月。我記得前年冬天，北平的雪下得很大，我在實驗室裏做了一天的工，弄得頭昏腦漲，吃過晚飯，一看月色很好，映着潔白的雪，更是好看。我就約了一位男同學出去步月賞雪，一路向山上爬去。正走到半山上，就看見山上有一個人滑雪下來滑得非常快，跟我們撞了一個滿懷，把我們撞翻了，順着他的勢也滑了下來，三個人攪在一起，一直滾到山下，爬起來一看，你知道那個人是誰？

琪 是誰？

琪 我們學校裏有一個最可怕的教員，是一位六十多歲美國老博士，教細菌學的，他終年到頭老綁着臉沒有一絲笑容，我們最怕他。那天滑雪的原來就是他，他紅臉爬了起來，向我們笑了笑說「聲」[VERY SORRY, VERY SORRY] 喔，我在他班上唸了三年書，從沒有看到他這樣可愛的臉，我恨不得撲上去抱他一下。可是三個月之後，他生胃癌病死了。死了之後在他的日記裏找到，在他

上山滑雪的一天就是他自已發現生胃痛的一天，這是他第一次想真正活一下子的！

費 哼！

桂 多有趣的故事呀！

麟 有趣？

桂 我恨不得認識認識他！

瑛 家麒，你記得去年冬天我們在西山滑雪麼？

麒 記得麼！（向其母）媽！那滑雪的一天，就是我向她求婚的一天。

費 唔。

麒 （一時興奮忘却一切，拉了瑛的手）呀！我們現在出去賞月好不好？去吸一點新鮮空氣。

瑛 （知道他的用意）好，我真喜歡步月。（與家麒同下。）

費 外國學堂裏唸書學的全是洋派說的話簡直是不要臉！

桂 姨媽，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

費 哼！（吸了幾口烟。）

（桂英驚奇的看看家麟，又看看費太太，費太太慢條斯理的走到書桌邊，拿出算盤來，把桌上的賬單一張一張加起來。）

桂 姨媽，你爲什麼要討厭嫂嫂？

費 我算賬的時候不要說話。

桂 喔，對不起，姨媽，我覺得嫂嫂真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人。

費 你什麼意思？

桂 我說她人品又好，學問又好。

費 唔，麟兒你看他們往那兒去了？

麟 (在窗口) 他們出園門去了。

費 你看得見他們麼？

麟 他們站在路上說話，現在他們向樹蔭底下走去了。

費 他們在園門口怎麼能看得見北高峯？

麟 他們不在看風景。

費 那末他們看什麼？

麟 他們互相瞧着，你瞧着我，我瞧着你，真是可愛極了，現在嫂嫂的頭靠在哥哥的肩上，哥哥的手臂抱着嫂嫂的腰。

費 喔，叫他們進來。(他心神不定在算盤上亂打。家麟向外走。)

桂 喔！麟不要去！他們回家來第一次在一起，不要打擾他們。

費 他們要在一起，一定要家麒冒重傷風的危險麼？這樣冷的下雪天還要拖我的兒子上山去步月，

真富他是個窮小子！即使她不管我這老太婆，她也應該顧到丈夫的身體呀。

桂 (反抗的) 姨媽，這你不能怪她，第一，不是她拖表哥，是表哥拖她出去的。第二，他們既然相愛當然

喜歡單獨在一起的。第三，像表哥這樣強壯的人毫無理由要擔心他會生病。第四，要是真要擔心的話，姨媽不應該擔心表哥，應該擔心肚裏有孩子的嫂嫂。

費 (把算盤重重的一放，站了起來)。

桂 姨媽，要是我說話真太使你奇怪，我非常抱歉。但是我覺得你們兩位今天的態度，才真使人奇怪呢。

麟 我們的態度奇怪？

桂 聽說嫂嫂要生孩子，簡直不當一會事，我才真奇怪呢！我們恭喜嫂嫂，大家喝一杯酒，家麟，你偏偏不喝，吃飯的時候，家麟，我提到孩子好幾次，你有意的不接口。

費 桂英，你不應該怪家麟，本來末，沒有生下來的孩子，有什麼大驚小怪呢？

桂 沒有生下來的孩子，難道說說是壞事麼？

麟 就是生下來的媽也向來不喜歡談的。

桂 我可就不一樣，我愛想小孩子，我喜歡猜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我姊姊有了喜，我們打了幾個月
的賭。

費 我們老法女子是不談這個的。

桂 他們的孩子可是特別的。有這樣一對父母是很少的，我聽到了簡直興奮極了，不管人家愛聽不
愛聽，我總喜歡講，嫂嫂倒不在乎，她跟我一樣有興趣，她已經答應我把姊姊的產科醫生介紹
給她！

費 桂英！

桂 姊姊的產科醫生真是了不得的好手術，我要是生孩子，走遍了全世界，也得找他。

費 你要生孩子？

桂 我要是做了母親，我要生許多孩子！

費 (看看家麟) 你要嫁給家麟，原是爲了生孩子是不是？

桂 這有什麼難爲情的，那一個女孩子不預備做母親，要是你以爲我奇怪，我看姨媽的態度才真正
奇怪呢！

費 哼！(她走去轉去電爐，點上烟紙，端起水烟筒，走過去時向家麟有意思的看了一眼，向內門下。)

麟 (追上去) 媽媽！桂英不是有意的……喔……(他轉向桂英) 桂英，你怎麼可以這樣？

桂 我不知道……但是我也不管。

麟 這是叫我做難人麼？

桂 喔，家麟，我真對不起你。

麟 你害媽氣得什麼似的。現在我們就不得不寬寬慰慰她，向她作種種的解釋，真的，你太不應該了！

桂 我知道，我實在忍受不住了……你明白我麼？

麟 我明白你在我家裏是做客。

桂 你就明白我這一點麼！家麟！

麟 桂英，我非常抱歉，但是我現在想到媽的為難。

桂 我明白了……我應該向她賠罪。

麟 這由你自己決定。

桂 我猜她不會原諒我，恐怕還不是這個。

麟 不是這個？

桂 我說不僅是剛才跟她鬧的一件事情。

麟 你什麼意思？

桂 我不知道……有的母親喜歡她兒子娶的媳婦，有的……

麟 這全看娶的媳婦賢慧不賢慧，

桂 不完全是。

麟 你不應該對媽太不公平。

桂 家麟，我老聽你說媽，媽，真有點討厭……（忽然又知道自己失言）喔，我不是有意說的，真的，我心直

口快，但是，我實在不是有意的，家麟，我對不起你……現在我向你道歉，你聽見麼？

麟 我聽見的，那末怎麼辦呢？

桂 喔，這有什麼關係，我又不嫁給你媽，我是嫁給你家麟，我愛你，我愛你！

麟 唔，桂英！

桂 我以後不再亂說話了。

麟 我很願意相信你。

桂 你應該相信我，喔，家麟，你還跟我生氣麼？

麟 不，我不生氣。

桂 你今天真古怪。

麟 你以為我古怪麼？為什麼？

桂 古怪的情人，我從來沒有看過像你這樣古怪的情人。

麟 真的麼？(忽然想起) 桂英，你告訴我一件事。

桂 什麼？

麟 你有多少？

桂 多少什麼？

麟 多少情人。

桂 喔，家麟，你怎麼跟我說這種話！

麟 你知道我的意思？

桂 我不想回答。

麟 我並不要你把姓名告訴我聽。

桂 喔！我告訴你不妨……事實是這樣的……我不知道……

麟 你一定得告訴我。

桂 我真記不得了，我常常這樣想，喔，沒有什麼……我記得有一次我的一個男朋友正要向我求婚。

……可是……

麟 可是怎麼樣？

桂 可是，他還是不敢提。

麟 這真奇怪了。爲什麼他不提？

桂 家麟並不是他們不願意向我提。

麟 當然不是。

桂 我猜因爲我常常笑他們。

麟 你可沒有笑我。

桂 我想起來了，你跟我提的時候，你的樣子真傻。

麟 真的麼？

桂 你是我唯一沒有笑的一個人……你今天對我好像很高興似的。

麟 我並沒這個意思。桂英，你告訴我……

桂 你問我就是了。

麟 你有沒有想過做我的老婆是怎麼樣的？

桂 一定很快活的。

麟 你會快活麼？

桂 當然我希望會。

麟 關於小孩子這一層，我跟你意見不同。

桂 你將來會同意的。

麟 孩子對於我的前途沒有什麼幫助，你知道的。

桂 你的前途？有什麼計劃麼？

麟 我預備好好的找個有前途的職業。

桂 我真喜歡聽你這末說。

麟 我的才能不見得比哥哥低，我不願意一輩子管這幾家倒霉的店。

桂 什麼才能？

麟 我還沒有決定，我畫得不壞，我的哥哥說我天才很高。說不定我想做作曲家。我說不定想寫書。我常常想做個作家，你知道，有許多小孩子對於我……

桂 我不懂小孩子對於你的前途有什麼妨害？大人物有小孩子的很多，只要你能夠自己努力。小孩子又有什麼關係。

麟 那麼，我的話就沒有考慮的必要？

桂 這些事情你交給我吧，要是我們真的窮，我願意燒飯洗衣服。我會想法子把孩子養大的，我一方面一定好好的照顧你。不管你住在上海或是北平。家麟，這是我的事情，你不用擔憂。

麟 (失敗了) 我只不過要你明白我的觀點。

桂 要是現在不明白，我將來總會明白的。所以現在不必再談牠了。（她生氣地走至窗口，家麟不安地看

着她）喔！

麟 什麼？

桂 你媽出門去了。

麟 （也至窗口）真的她去幹什麼？

桂 她是去把表哥找回來。我知道她會的。

麟 桂英，你不要用這種態度說我媽，好不好？

桂 她難道不能讓他們有一分鐘的自由麼？

麟 她天生是喜歡干預人家的。

桂 喔，真倒霉！

麟 你這明明使我爲難！（長時間的停頓）

桂 你這樣想我很抱歉。（長時間的停頓）

麟 桂英！

桂 唔。

麟 你有沒有想到我們結婚之後的計劃？

桂 計劃?

麟 譬如新房的佈置啦!蜜月旅行啦!

桂 這個我都讓你去決定。

麟 你說你不管?

桂 我沒有說不管。

麟 你也不管我們結婚之後應該怎麼樣生活?

桂 我不管,我不管,我只要跟你在一起生活就是了。(忽然熱情)家麟,你說這種話有什麼意思呢?

麟 我們對於結婚從來沒有好好的談一談。

桂 還有什麼好說的?

麟 很多。

桂 結婚是感情的事情,不談最好。

麟 真正好的婚姻是不怕討論的。

桂 家麟!

麟 什麼?

桂 你不應該這樣!

麟 我不應該麼？

桂 (突然害怕起來) 家麟，究竟怎麼會事？好，我跟你好好的談一談也好，我愛你麼？我愛你的。我能不能做你賢慧的妻子？我希望會，不過說不定我太年輕不懂事，你跟我結婚會覺得幸福麼？我希望會，不過還是你自己說的好。

麟 我不能回答。

桂 爲什麼你不能回答？

麟 因爲我不知道。

桂 家麟，你不知道？

麟 這種事情於其事後後悔，不如事前解決。

桂 你有什麼話要說？

麟 只要我們能夠確得定就好了。

桂 (呆住了) 噢，原來是這樣。

麟 你能確得定要嫁給我麼？

桂 照現在的情形叫我怎麼能確得定？

麟 婚姻是件很嚴重的事情，你不知道關係多大。

桂 我不知道？

麟 你不知道……我希望你不要以為我是多麼無情的一個人，並且你要記得我並沒有說要解約，

……我只不過要……

桂 家麟，請你不要講下去。

麟 不，你一定得聽我說完。

桂 謝謝你，我已經聽夠了。

麟 我看這件事要用……

桂 嚴重的眼光……我知道……

麟 因為總而言之，這件事是有關三個人的幸福。

桂 三個人？

麟 媽剛才這麼說。

桂 所以你跟你媽談過了！

麟 這不是很自然的麼？

桂 你說第三個可不就是你媽麼？

麟 可不就是她。

桂 很好，我猜也是她……她還說過些什麼話，我想你應該告訴我。

麟 她說的話，是又仁慈又聰明的，你說我怎麼樣不好，可以隨你喜歡，要是你說我媽不好，我可不答應，因為我媽是個孤伶伶可憐的女人。

桂 (大生氣，但壓制她自己，所以說得特別低而急) 你說你媽孤伶伶可憐？

麟 你又要彎曲我的意思了。

桂 這是你自己說的呀！

麟 也許是我說的，但是媽沒有說過，你知道媽從來不講到自己的。

桂 我明白了，她還說我們些什麼？

麟 你對於我們將來的計劃太不關心了，媽也注意到這個上頭。

桂 還有什麼話。

麟 媽能夠看到人家的心裏頭。

桂 她看到我的心？

麟 她想，不，我應該說我這樣想，我們的愛不夠熱烈，不夠深，所以……是這樣的，她以為我們在結婚以前，應該仔細考慮……

桂 (抓住他兩個臂膀，用力的抓住，止住他說話) 要是你真的要跟我解約……家麟，要是你真的要跟我

解約，很好，我一定讓你自由……你不用想……你只要明白的告訴我……家麟，你回答我，你不要我了？（頓，家麟不敢正視，低下頭去，眼看著地，她接受這嚴重的打擊）好，這就是你的答覆。（她退後一步，把婚戒拿下來）這是你的訂婚戒子！

麟 桂英，你不要做以後要後悔的事情，請你考慮一下，我還不能拿你這個！

桂 〔毫無感情的表示，把訂婚戒子丟在桌上〕請你離開我，讓我好過一點！我還要顧顧我自己的面子。

麟 桂英，你不……

桂 好，你不走，我走。

麟 對不起，當然讓我走。

桂 把戒子帶了走。（他走至桌前，拿起訂婚戒，放入口袋內，向門走去，剛走到門口，桂英撐不住自己，放聲哭了出來，她竭力壓制自己，但嗚咽的哭聲振動她全身，並且使家麟也好像一下一下受着打擊。）

麟 桂英，你不要哭……

〔她坐倒在椅內，呆呆的看著前面，繼續極難過的哭泣，身子有點搖動，像要昏過去似的。〕

麟 〔急得什麼似的〕媽，大嫂快來呀！桂英……〔瑛先出現在門口，接着費太太，家麒隨上，家麟回到桂英身

旁〕你靜一靜好不好？（桂英揮手叫他走開。）

瑛 怎麼會事？

麟 是桂英，你能不能叫她不要哭？

費 阿彌陀佛，麟兒，桂英這孩子怎麼啦？

麟 她……她氣哭了……你瞧！我正要說……你知道……

費 唔，我懂了……她這點也受不住。（桂英的嗚咽反而增加）

瑛 桂英妹妹不要哭了！

桂 沒有什麼……我不能……我……嫂嫂……請……

瑛 家麒，你把窗打開……再拿點萬金油給我。（家麒照辦）

桂 叫家麟走，叫家麟走。

瑛 你不要管家麟……你們隨便那一位，替我拿一杯白蘭地或是燒酒來，來，快，快！（家麟下）

麒 萬金油在這裏。

瑛 （斷然的）桂英，（她用萬金油給她擦在上嘴唇）不要哭，不要哭，我不許你再哭，你聽見我麼？

桂 我不哭，我不哭，只要你叫這班人走出去，嫂嫂！你帶我離開這屋子，帶我到上海去，我一定得離開

道兒！不能再見她們！我不能！我不能！

瑛 好啦好啦，現在不要哭了！

麒 （從窗口拿了一點雪回來）這兒是雪，你替她在頭上擦一擦。

瑛 好。(她擦桂英漸漸不哭了，家麟拿了一杯酒上。)

費 (已經瞪了兩個兒子好幾眼) 真的，現在摩登女子真是弱不經風。一點兒芝麻大的小事情，鬧得滿屋子的人團團轉。

麟 哥哥你拿給她喝一口。(家麒接了，家麟下，家麒把酒杯給瑛。)

瑛 好啦，桂英，你喝一口好不好？

桂 嫂嫂！謝謝你，我現在好了，只不過……

瑛 不要再提他，你喝一口吧！(桂英喝酒) 呀！現在好得多了。安安靜靜坐一會，不許再想。

麒 到底怎麼會事？

費 (聳聳肩) 一定是麟兒跟她吵了架。

麒 這一定不是普通的吵架……弟弟他已經走了，這真奇怪。

費 他當然也很難過呢。

桂 現在我真的好了，嫂嫂……我自己都覺得難為情……

費 麒兒，你還是去看看你弟弟怎麼樣了，他的神經也是受不了刺激的。這種吵鬧對他是很不好的。

桂 (用高而緊張的聲調) 姨媽，你以為我跟他吵鬧嗎？

費 桂英，你是不是跟我講話？

桂 表哥，你把萬金油拿去給你弟弟，嫂嫂！

瑛 現在，妹妹，你不能再生氣，不然，你又要哭昏過去了。

桂 但是我不能生氣。我很好。不要緊……表哥，我要你去。

瑛 是啦！家麒，你去，我馬上就來。

費 等桂英平靜一點，我們兩個人去看麟兒。（她出發走。）

桂 姨媽，在我們分手以前，我有一句話要問你。

費 明天再說。

桂 不會再有明天。

費 爲什麼？

桂 家麟已經把我們的婚約解除了。

費 不會真的吧？

瑛 （愕然）妹妹，你什麼意思？

桂 我的意思很簡單，家麟已經把我們的婚約解除了。

費 我聽到了當然非常難過。

桂 （重重地搖着頭）他在吃飯以前跟你談過，他自己告訴我的，所以你一點也用不着假裝吃驚。

費 桂英，你忘了下自己的身份麼？

桂 你叫他跟我解約的，姨媽你爲什麼要叫他跟我解約？

（瑛吃驚不小，退後一二步，觀察他們二人。）

費 （太太的莊嚴架子）我不能站在這兒讓一個瘋子一樣的女人跟我無禮。

桂 （不讓步）我對你並沒有什麼無禮，我要知道的就是你爲什麼要叫他跟我解約，請你回答我好
不好？

費 這種事情說不定是痛苦的，但是事前要比事後少痛苦得多。

桂 這句話他剛在也提到過的。

瑛 妹妹，這是爲什麼呀？

桂 我要她講出來爲什麼她要這樣做。

費 但是，桂英，這多可笑！

桂 你一定得講出來，你一定得解釋清楚。

費 麟兒改變主意，跟我有什麼相干。

桂 你一定有關係，我要你說明白，爲什麼叫家麟跟我解約？

費 他剛才發現你不配做他的妻子，這不是已經夠了嗎？

桂 這不是事實。

瑛 桂英妹妹！

桂 他說三個人的幸福都有了危險，你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

費 他一定想到你的幸福，他的幸福，跟我的幸福。

桂 還有你孤伶伶一個人，這又是什麼意思？

費 你說這話簡直可笑極了！

瑛 真的，桂英，這種話對於你沒有什麼好處。

桂 我要她承認她叫家麟……

費 (暴發地) 很好，既然你一定要我說，我就說，我是叫麟兒跟你解約的，你知道爲什麼？

桂 真的！

費 因爲你太不關心！

桂 喔！

費 因爲麟兒來跟我說你一點也不關心他，你一點也不愛他……

桂 家麟說這種話麼？

費 他還說他對你不過是朋友的情份，並且他從來沒有想要你……

桂 真的！

費 所以我就對他說什麼險都可以冒，總不能冒這樣可怕的婚姻的險……

桂 我一句話也不信！

費 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

瑛 媽！這件事讓我來吧。

費 很好！

桂 你相信我會欺騙家麟麼？

瑛 當然不會的！

費 大少奶奶，你也幫她麼？

瑛 媽，我說我不相信。

費 (自己明白太過分，收篷) 唔，也許……

瑛 不管家麟說什麼，我無論如何不相信他說……

費 (驚駭) 也許他不是那麼說的，沒有說那麼許多話……但他的意思之間一定……

桂 我要走了，我現在就要走，立刻就走。

費 你現在不能走，我明天先要去見你舅舅，還要親自到嘉興去。跟你媽說明白，我再放你回去。

桂 不成，不成，我今天晚上一定要趕回家去，我馬上就走。

費 哼，你就是要回嘉興，晚車也趕不上了。最早得明天早上。

桂 請你叫金生把包車拉出來我要走。

費 對你說晚車趕不上了。

桂 不要緊，我可以住別處去。我不願意留在這兒，一分鐘也不願意再耽下去。我要到舅舅家裏去。

費 我不准你去。

桂 你管不了我。

費 你也應該顧顧大家的面子！

桂 你只知道面子，你的面子和家麟的面子，就沒有顧到我的面子，我一定到舅舅家裏去，人家怎麼說我管不了，我什麼都不管，我不能再留在這兒。

費 (看她無理可喻，轉身向瑛) 她瘋了，大小奶奶，你跟她說一說好不好？你一定明白我們費家在杭州是多體面的人家，怎麼可以這樣亂來呢？

桂 你不讓我坐你家的包車，我可以打電話給舅舅叫他派包車來接我。(她走向電話機)

費 我不准你打。

桂 (拿起話筒) 舅舅家裏電話多少號頭？有了，汪公館，三四五七〇。(撥機，費太太躊躇了一回) 喂，汪公

館嗎？老爺在家嗎？（費太太毅然決然走過來將電話撤掉，除了瑛作低聲的驚呼外，一點聲音也沒有。桂英掛上聽筒。）

費（靜默一會）想不到是你逼我第一次做這樣不尊嚴的事情，我永遠也忘不了。（她尊嚴地走了出去）

桂（柔弱的轉向瑛）她說的話全是假的……家麟是……家麟是要跟我結婚的，真的，他要跟我結婚的。

瑛 當然囉！好妹妹！

桂 她不讓我坐車，我可以走到舅舅家裏去！

瑛 不要啦！

桂 她說的話全是騙我！

瑛 當然騙你。

桂 我還是愛家麟。嫂嫂，讓我去，我可以走。

瑛 不成不成！這樣深晚，又偏僻，太危險啦！

桂 我不管，我不願意住在這兒！

瑛 好了，好了，我來陪你睡覺去！

桂 不，不，我不要睡，我情願死，不情願住在這兒，我可以走到舅舅家裏去！

瑛 那末你逼我陪你去走麼？我總不能讓你一個人去呀！

桂 我再耽一分鐘也耽不下去！

瑛 你要我陪你走嗎？桂英，你想想，你要我這樣冷的天氣，這樣深的晚上，陪你出去走嗎？

桂 (害怕起來) 喔，你肚子裏的孩子，我沒有忘記你肚子裏的孩子，喔，嫂嫂，你也一定不能住在這兒，

這個家太可怕了，你生小孩子的時候千萬不能在這屋子裏，這裏一定會發生可怕的事情的。

瑛 桂英妹妹，你好好的聽我話，跟我去睡吧！

桂 (神經已經有點失常，自言自語的) 可怕的事情，嫂嫂……你瞧着吧，你不走，真會發生呢……你瞧着

罷……她會拿對我的手段來對付你，你瞧着吧，你瞧着吧！

——幕——

第三幕

第二三幕間換景時間愈快愈好。

佈景 家麒小臥房的家具很簡單：小床，小書桌，小衣櫥，和兩只椅子書桌上放著運動獎品，一只銀盾，一只銀爵，牆上掛著中學裏的三角旗，網拍，同班的照片等等。這間屋子是家麒在中學唸書時佈置好的房間，現在一切保持着原狀。

幕啓 家麒穿著襯衫拖鞋正在皮包裏找睡衣。滿屋子都是衣服：東一件，西一件。滿屋子都是旅行皮包，都打開着，四處亂放。他在箱子裏找了半天，才從箱底裏找出那件睡衣，穿在身上。他又在幾件脫下的衣服裏和箱角裏找香煙，找來找去都是空匣子，煩惱地把空匣子都丟在地上。他於是從箱子裏拿出牙刷，漱口杯，看看屋子裏沒有面盆和水，只好開了門出去。

他走了幾分鐘，通他媽的房間門慢慢的開啓，費太太輕手輕腳的進來，滿面是笑容，一手拿著一個大枕頭，一手拿着水煙筒。她一看屋子裏沒有人，她的笑容就檢了一半。她看見屋內亂七八糟的樣子，就隨興地搖搖頭，好像說「這些大孩子直是要不得。」她立刻放下水煙筒和枕頭，很熟練的整理屋子。她整理的時候非常高興，非常專心。她把襪子背心外衣摺好，放在衣架上，掛在壁上，又把箱子蓋上，疊好，推在旁邊。又把床上的被摺成預備睡的樣子。於是四周又看了看，拉好窗簾，放好了花瓶，聞了聞花的香味，於是又向四周看了看，覺得都齊全了。

她纔拿起水，搽了紙捏，坐在床頭的椅子上。家麒回來了。家麒進來了。她母親甜蜜的笑容使家麒有點窘迫。她母親依舊拿他當心肝寶貝看待，在已經長大的他，覺得有點不自然。

費 麒兒你好像嚇了一跳似的，爲什麼呢？這是媽呀！

麒 (簡短的) 喔，媽。

費 我進來問問你要什麼東西不要，還有……

麒 不要什麼，(把牙刷杯子放好)

費 還有這樣的天氣，晚上切不可開窗，喔，我還替你拿了、一條被來，天氣冷，加上罷。我剛才替你收拾房間呢！

麒 (向四周愁慮的看了看) 媽太費心了。

費 使我想起你小的時候，我常進來替你塞被角……

麒 (打呵) 呀……媽，我要睡了。

費 (不見) 我常常坐在這張椅上，一面抽着水煙，一面跟你談家常。今天晚上我又回復到從前的生活了，所以一定要進來跟你談談……麒兒，已經有兩年多不見了，你好像變了多了。

麒 (催她走) 我一點也沒變。媽，時候不早啦。

費 兩年前我們在這間屋子裏常常談到深晚，喔，那個時候真快樂！難道這種日子就永遠不能再有

了嗎？麒兒，有時候我還跟你猜謎講笑話，你記得麼？

麒 (有氣無力) 記得唔？我希望瑛會來。

費 (不悅，但繼續說下去) 麒兒，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屋子完全是兩年前的老樣子，連窗簾檯布花瓶都是舊東西。

麒 我想瑛一定在安慰桂英表妹。

費 唔，我想是的……麒兒，你這間屋子我每天早上自己來打掃，每天晚上我總是獨個兒來坐一會，暗暗的求菩薩保佑你。

麒 (太淡漠一點) 媽何必那樣費事呢。

費 喔！麒兒，你難道還忘不了樓下這點小事情麼？

麒 是的

費 何必放在心上呢，一個男子漢怎麼可以爲了一個女人啼啼哭哭就難受起來，並且，麒兒，現在你回來了，我正有個嚴重的問題要解決，麒兒你得幫助我。

麒 什麼事呀？

費 我？你！

費 (點頭) 今天下午我看你回來就不高興。

麒 (誠懇) 不高興……我真高興極了。

費 我從沒見你那樣不高興，我一眼就看出來了，你不用跟我辯，時代變了——他們都說中了洋毒，一成了親就想往外飛，媽就丟在腦後不顧了，不過我以為時代雖然變，中國的孝道是我們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聖賢人立下來相傳了幾千年是破不掉的，母子的感情是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

麒 (語氣中有點不大贊同) 當然囉。

費 不尊重孝道的兒子是有罪的。

麒 唔，是的。

費 我看到許多可憐的母親，吃辛吃苦把兒子扶養長大，等兒子一娶了親就跟着媳婦去組織什麼小家庭，把媽完全拋在後面不顧了，這種兒子簡直沒良心。

麒 唔……

費 他們的心裏只有老婆就沒有了老娘。

麒 媽，你胡說。

費 做娘的一生一世的希望……

麒 媽，難道我跟麟弟做了什麼對不起您老人家的事嗎？

費 那還沒有，不過，麒兒，你這次結婚預先一點不讓我知道，臨時又只打了一個電報給我，簡直你不把老娘放在心上。

麒 媽，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預先只告訴你說我有一位生平最值得崇拜的女朋友，你也不表示反對，起先我還以為她不肯答應的，想不到上個月我到西山去，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她竟答應我了。她那時候已經接了中央研究院的聘約，所以我們馬上就結婚，馬上就動身到南方來，實在時間太匆促，所以沒有功夫跟媽商量，只打了一個電報，媽，你不見怪麼？

費 我還有什麼話說呢？只要你以後不把媽丟在腦後就好了。

麒 媽，你放心好了，我不是你剛才說的那種沒有良心的兒子。

費 那末你還是對媽好的？

麒 當然好的。

費 你永遠是我的小孩子？

麒 我在媽的面前永遠是個小孩子。

(門上有輕輕的打門聲。)

費 這個時候還有誰來呢。

麒 說不定是瑛。(他去開門。)

費 (態度突然變冷) 麒兒。

麒 (轉身) 什麼?

費 等一等, 等我走啦, 你再開她進來, 你早些睡罷。

麒 (向外面) 請等一等呀。(向費) 媽, 你在這裏又有什麼關係呢?

費 你當然不在乎, 不過……

麒 媽也不會介意的。

費 你們男人, 那兒懂得女人的心, 不要多講話, 路上辛苦, 早些睡罷。(下)

(家麒去開門, 發現家麟在門口。)

麒 麟弟, 怎麼是你呀, 我還以為是媽呢!……你為什麼不走進來呢?

麟 我猜媽一定在這兒。

麒 她是在這裏, 現在去睡了。

麟 (走入) 她一定以為我是嫂嫂。

麒 你什麼意思?

麟 哥哥, 我認爲你這次結婚不應該這樣快。

麒 說不定你這話是對的, 女人實在太奧妙了, 我真弄不懂。

麟 我有件事要跟你談談，我坐在房裏正在奇怪，不知道你對於這件事作何感想？

麒 (我烟分煙點火) 我沒有什麼感想，因為我根本不大想。

麟 天哪，哥哥，你對我好一點好不好？你訂婚的時候難道沒有懷疑嗎？你難道老以為徐瑛是你理想的配偶嗎？

麒 我第一次向瑛求婚的時候，她說她本人沒有問題，不過她說我應該不應該自找圈套自尋煩惱。她說這種話，把我嚇得連問她愛我不愛我都不敢啓口。

麟 (憂愁的) 可是我跟桂英訂了婚以後，沒有一分鐘安逸過。

麒 愛就跟別的東西一樣，你應該有勇氣。

麟 (忿恨地) 你總說我沒勇氣，你難道要我做像一個倔強的壞蛋好，我就算一個壞蛋，人家怎麼說我，我全不管，不過哥哥，我要警告你一件事，要是你跟媽來算計我，我可要跟你拚命。

麒 什麼話？

麟 難道你聽不懂我的話麼？

麒 喔好弟弟，你還在這幾年前的老念頭麼？

麟 這是我的經驗，你跟媽在一起，總不會有好事，我從前常常在門口偷聽，聽你跟媽在這裏談我，第二天早晨媽對我的臉就非常難看，你就幸災樂禍的得意忘形起來。要是你，今天晚上再玩這老

把戲破壞我跟媽的感情……

麒 你簡直是胡說八道！況且你現在年紀大了還是開口媽，閉口媽，是不是要吊在媽的裙帶上過一輩子嗎？

麟 你敢說這種話，哥哥，我對你說我心裏正難過得很。

麒 難過？你這不中用的東西，你瘋了，媽早睡了，你還怕她……
（門推進來，走入費太太。）

麒 誰呀！

費 是你媽。你們吵嘴嗎？麟兒，你妒嫉哥哥嗎？你們吵什麼呀？

麒 沒有什麼。

費 麒兒，一個好人應該坦白，你說的話以為我不聽見嗎？你難道不知道桂英是配不上我麟兒麼？她配得上配不上我不知道。好了，我們不要談這個。

費 不成，我們一定得談個明白，爲了我們三個人，我們不能不把事情弄清楚，免得有什麼誤會，我常常順着你們的意思做事情，我常常對我自己說：我孩子們是不會錯的。從前你在學校裏跟先生吵了架，我也總幫着你的，就是真的你錯，我也幫你的，你是他的親哥哥，我不准你批評他不對。孝順，麒兒，你應該孝順，不但孝順我，並且應該孝順我們這三個人的家。現在，你把剛才說的話，都講

給我聽。

麒 媽既然在門外面全聽到了。

費 在外面聽，我要偷聽你們的話嗎？

麒 我沒有這麼說。

費 哼，我聽是聽到了，不過我要你親口對我說一說，我才能相信。

麒 我對麟弟沒有什麼誤會，我祇不過替桂英可惜就是了。

費 我們誰不同情她。

麒 不過在媽的地位，不會有多大同情罷了。

麟 媽，別再說她吧。

費 不，我一定得知道麒兒心上怎麼樣想，我看得非常重大，我這條老命將來怎麼樣，說不定就在這關鍵上。麒兒，你什麼意思？（很慎重的問）既然你不怪麟兒，說不定你怪的是我。

麟 （驚怕）媽！

麒 一點沒有事情，何必那樣緊張呢。

費 沒有事情，剛才這樣談話之後，你能說沒有事情？

麒 （被迫受窘）我不過覺得——

費 什麼！

麒 我不過覺得你們兩個人對付桂英太欠公允一點，瑛也這樣想。

費 唔！真的，怎麼欠公允，請你說說清楚。

麒 唔，這是瑛所謂偶象化的自然結果。

費 (驚) 什麼？大少奶奶已經批評我們的家務了？

麒 不，這是她一般的理論。你把麟弟看作一尊偶象，一尊泥菩薩。桂英卻只當他是個人，愛上了，她就拿偶象來對付麟弟，你們心裏就不痛快，於是事情就糟了，這就是偶象化的結果。你知道，這個偶象化會造成種種麻煩。

費 (既然理論是一般的，緊張空氣略鬆) 喔，這種纏七纏八的話叫我弄也弄不清楚。你知道麟兒究竟爲什麼要跟桂英解約？

麒 究竟爲什麼

費 麟兒，你要我告訴他麼？

麟 (靈感衝動) 我跟桂英解約是爲了一種理想，一種女子的理想，媽的偉大就是這理想的唯一榜樣。桂英就缺少這種理想。

費 麒兒，你還說我們不公允麼？

麒 這又是一件事。我當然不反對這種理想。

麟 你已經結了婚，當然就不談理想了。

費 麟兒，你不應該說這個話。我那兒比得上大少奶奶，她是受過美國大學教育，並且是個……什麼專家。

麒 媽，不要挖苦瑛了。

費 我是婆婆，她是媳婦，我當然知道婆婆對媳婦應有的責任。麟兒，你去睡罷。我要單獨跟你哥哥講幾句話。你們要是再吵嘴，你們要想一想我只有你們兩個兒子，你們應當顧慮到我。我所要求你們的很少，並且我老了，也不會麻煩你們過久的。你們都知道我有這心口痛的毛病！毛大夫說我的體弱心虛，說不定什麼時候會死的。（頓）麟兒，你去睡罷。

麟 （嚇得臉變色）媽，我去睡了。

費 假使你不想睡，你回頭再到我房裏來一趟，說不定我需要你來安慰我。你去吧。（她擺動手，麟忙即退出，可是她的眼睛始終注視着家麒。等門關上了，她又開口說話。）

費 麟兒，現在我和你弟弟最需要你孝順的時候，你反而說這種不肖的話來傷我的心。我終生終世從來沒有給人家這樣奚落過的。就是你父親在世的時候也沒有的。

麒 我一點也沒有奚落媽的意思。

費 (傷感忿怒) 你……你太不肖啦! 麒兒, 太不肖啦!

麒 爲什麼呀?

費 我天天擔心害怕會有這末一天, 這一天果然來了。

麒 媽, 怎麼啦?

費 你已經把媽不放在心眼裏了, 你已經把我丟在腦後了。

麒 (驚) 我沒有呀!

費 不許你開口, 你跟人家訂婚要瞞着, 跟人家結婚只打我一個電報, 簡直是陰謀, 簡直是不肖! ……不許你再說話! 你也許恨不得你媽早些死, 你們都好稱心。(哭着跑了出去, 重重地把門關上, 鎖上, 家麒衝上去。)

麒 媽, 媽, 你不要誤會, 我一點也沒有這種意思, 你聽我解釋……就算我說錯了。(他開門, 但門已鎖上。他低聲的咕嚕了一下, 惱怒, 點燃了一支煙, 隨手拿了一本書, 走到床邊, 脫去睡衣, 脫去拖鞋, 上床抽煙看書。但他正坐好, 那小門開了, 費滿面淚容, 偷偷的走了進來。)

費 麒兒, 你又在床上抽煙麼?

麒 (嚇了一跳) 誰呀?

費 是你媽呀……不用起來……讓我坐在椅子上像從前一樣。

麒 (坐起) 媽, 我並沒有壞意。

費 讓牠去罷。總之我傷心也是錯的。

麒 但是, 媽, 你完全誤會了我啦, 我不過說……媽跟我……我們還不是跟從前一樣麼……媽, 你相信我, 我們……要是有什麼人破壞我們母子的感情……

費 (已經達到了目的) 這就是我要跟你談的一點, 你說: 大少奶奶這個人怎麼樣?

麒 (驚) 說誰?

費 讓媽握着你的手, 你說: 她怎麼樣?

麒 (勉強的把手伸給她) 有什麼可說的呢?

費 唔, 有一件事我要你說說看, 你看她會喜歡我麼?

麒 (熱心地) 她已經喜歡你啦!

費 她不會想我是個太頑固的老太婆罷!

麒 決不會的, 她怎麼會這樣想呢?

費 她是位多時髦的小姐, 多漂亮, 多有學問。你一定得告訴我怎麼樣才能夠使她喜歡我。麒兒, 我有一點怕她。

麒 (覺得有趣) 你怕瑛爲什麼?

費 她比我聰明，她比我能幹。她使我覺得自己真是個笨頭笨腦的不中用的鄉下頑固老太婆。

麒 (又好笑，又生氣) 你是老太婆？

費 (嫵媚動人) 是呀！

麒 媽一點也不老，人家看起來還以為你是瑛的大姐姐哪。我相信瑛一定會孝順你的。

費 你娶她快活麼？

麒 快活的。

費 真的快活麼？

麒 再不能有更大的快活。

費 那很好。我希望你沒有弄錯，像你弟弟一樣。當然大少奶奶跟桂英是不能比的。並且你跟弟弟也不同。我常常對人家說，你才是我的兒子。麟兒像他父親。不過，我們三個人過慣了，誰都少不了誰，好像二十多年來縛得緊緊的，外面的人剛到我家來，總覺得有點生疏不慣，說不定還會嫉忌我們呢……

麒 瑛決不會的。

費 當然她是頂好的，不過你別忘了她也是一個人呀。年青的女子自尊心大些，事情看得認真，自私自利的心很重……

麒 我們不用擔心這個。

費 起先我以為大少奶奶一定很冷淡很莊嚴，想不到她倒也是有說有笑的。只要她能夠喜歡我好，像我喜歡她一樣，我們一定很快活。我們四個人一定相處得很好，可不是麼？

麒 我可以打賭我們一定相處得很好。

費 (夢想的) 我們母子合作開一家建築公司……我們把西湖旁邊的一塊地蓋起弄堂房子來，第一弄，第二弄……(家麒很不耐煩)但是有一件要緊的事，麒兒，你應該知道，這是爲你自己的好處。大少奶奶初到這兒來，看我們這個堅固團結的小小家庭，不免會嫉忌跟我們使氣鬧別扭，你不能過分跟她認真。不過在她呢，總得要慢慢的適應到我們的環境裏來。麒兒，你要是跟她鬧，我可要幫着她來反對你的。

麒 媽，你真偉大極了。

費 你才是我的好兒子，許多做兒子的總是一味聽從着老婆的話把老的關係老的情份都丟開了。

麒 璞是不會的。

費 她心裏也許是不願意。不過女孩子們一嫉忌就會說出不應該說的話，做出不應該做的事，變態……

麒 變態？你說璞是變態麼？

費 只要你不注意她，不要當她太嚴重，事情就會好轉的，我知道你不願意我受打擊就像我不願意你受打擊一樣。

麒 但是瑛不會……

費 我今天下午跟大少奶奶說：「大少奶奶，我不能讓你犧牲麒兒。」

麒 犧牲我？怎麼會呢？

費 叫你不能進行這兒我替你安排的大計劃！

麒 喔！

費 現在你成了親，你是長子，你就是這兒費家的主人。要是她太自私，你應該用堅定的手段對付她，要是她太妒忌，你應該公公正正對付她，要是她……她無風興浪……

麒 無風興浪？

費 唔，你知道……一個年輕的女子，像大少奶奶這樣的人……說不定會幫着這邊，幫着那邊……挑撥是非……好像剛才樓下的事情……她完全沒有明瞭事情發生的原因……這是多麼危險呀……不過，要是你能實事求事，你的親事一定是很快活的，要是你拿不定主意，你就上我這裏來商量。

麒 好的。

費 你瞧媽不是老在替你打算麼？

麒 媽對我實在太好了。

費 真是個可愛的孩子好，麒兒，睡罷，媽替你拉好被，你睡下去罷。

(她站起來，吻他的頭髮，拍拍他的頭，做出母親對小孩子最親熱的舉動，外面門開啓，他們沒聽見，瑛出現在門口，穿着睡衣。)

瑛 喔！對不起。

費 (略頓變成很甜蜜的樣子) 喔！原來是大少奶奶，請進來呀！我正在安排麒兒睡覺呢。沒有關係，你進來。大少奶奶也是我們家裏的人了，在這個屋子裏你愛上那兒就上那兒。

瑛 謝謝婆婆

費 這樣隨隨便便，麒兒，我們能夠慢慢的慣麼？

麒 唔……

瑛 我跟我家麒在北平一直是同房，所以習慣了，要是……

費 麒兒，你穿了睡衣，起來見你的大少奶奶。(把睡衣丟給他。家麒穿衣的時候，兩女人的眼睛碰在一起，兩人之間已種下了妒忌和仇恨的樣子。)

瑛 要是不便的話，我可以回房裏去。(欲走。)

費 他已經起來了，你不必走，大少奶奶，你要知道麒兒是最孝順我的好兒子，誰也奪不了他對我的孝心。

瑛 誰願意妨礙他的孝順呢？

費 (又甜蜜起來) 我是開頑笑呀！再見吧。不要讓麒兒睡得太晚。他很疲倦了。(她走向瑛) 大少奶奶，你一定也很疲倦了，早些回去睡吧。(走至門口) 桂英現在怎麼樣了？

瑛 好得多了，謝謝你。

費 應該謝謝你再見！

(費太太下。家麒取煙，瑛不動。)

麒 瑛，你剛才對媽爲什麼這樣嚴重呀！

瑛 我嚴重？

麒 你簡直一點笑容也沒有。

瑛 真的嗎？

麒 桂英好了嗎？

瑛 好得多了，可憐的小姑娘！我想她倒很運氣哪。

麒 說不定是的，不過我總不能這樣說呀！

(他點煙，她熱烈地的瞪着他)

琪 家麒……

琪 什麼？

琪 你到底愛誰？

琪 你呀！爲什麼？

琪 我不相信，爲什麼不跟我親熱親熱呀！

琪 這容易。(他過來用一臂抱她)

琪 這末隨隨便便。家麒，我要你好好的用兩個手抱我，跟我接吻。

琪 好，好！(放下煙) 我用兩手抱你。

琪 你爲什麼不跟我接吻呀！

琪 好，好！(接一短吻)

琪 (推開他) 這樣敷衍了事的我不喜歡。你真正愛我的話，應該熱熱烈烈的抱我吻我。又沒有人瞧着你。

(兩人熱烈的緊抱接吻)

琪 我愛你，我愛你！家麒，爲什麼今天晚上不讓我們睡在一個房裏？要我們睡在兩個地方，又隔得那

麼遠。

麒 我也不願意，這是媽的舊思想，還當我們沒有結婚呢。（說到媽字特別低。）

琪 她要你親近她！

麒 對啦！（在琪的凝視下麒低下頭去）我們不要說得太大聲，不然把媽吵得不能睡覺了。我們這兒什

麼聲音她都聽得見。

琪 讓她聽見好啦！也好教訓教訓她！

麒 琪，你這太不成話了。

琪 對不起，我心裏實在氣忿極了。

麒 我知道你很氣忿。

琪 也真把我弄得精疲力竭。

麒 可憐的孩子。

琪 可憐的桂英……我一點也不想睡。我要談天，你不在乎麼？

麒 你儘管說。

琪 我從來沒有碰到這種事情過，我聽見過，但是我從來不相信真會有這種事。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真把我嚇了一跳。

麒 什麼事！

瑛 我不知道怎麼樣告訴你。（忽然得勁）但是，家麒，我不能不告訴你。我一定得告訴你。沒有第二個辦法。

麒 你咕嚕些什麼？

瑛 唔……（改換主意）我能不能問你一個問題？一個心理上的問題。

麒 你要問，問就是啦！

瑛 我既然做了你的妻，我想我可以問。

麒 問罷。

瑛 你看我是不是跟其他女子不同？我的意思是說，你想到我的時候是不是跟想到世界上其他女子的時候不一樣？家麒，是不是？

麒 這個古怪的問題，叫我怎麼回答？

瑛 請你回答我。這個問題的回答現在對我太重要了。

麒 當然我要回答你的。爲什麼現在對你很重要？

瑛 因爲我對你跟世界上其他的男子就是這樣想的。因爲一個人真正的愛和結婚得很滿意的人都應該這樣想的。一男一女聯接在一起，就跟世界好像隔得很遠很遠，有時候回頭來看看世界，

看到許多朋友親戚，就會說：「呀，你們還在這兒麼？你們好麼？有什麼事情要我們來幫忙麼？」
 僅不過是幫忙麼？

只有男女兩人之間互相感覺這樣接近的時候，才是真正的愛情，真的美滿婚姻。

這是多高深的婚姻哲學呀！你說話繞那麼大圈子幹什麼？

男女之間有了這樣的感情才能使生命有活躍的交流。

真的嗎？

還有什麼感情比這個更強烈的？

說不定你是對的。（但他沒法躲避）但是那末興奮的談這個幹什麼呢？

因為家麒，這實在很重要……尤其是現在……你真的對我這樣感覺麼？把其他任何人都置之

度外麼？告訴我，你跟我一樣的。

當然，我想是的……（但又沒法躲避她的真意）瑛，你老是有這個習慣，一點沒有事情，喜歡無事尋

煩惱。

家麒，你明白麼，世界上最大的罪人就是破壞這種感情，不管他是男的或是女的，不一定要直接的破壞，就是瞎干涉，搬弄是非，都是一樣有罪的。

照你這樣說，麟弟是有罪的囉。

琪 他？

琪 不是他是誰呀？

琪 沒有關係……你弟弟對桂英是沒有這種感覺的，是不是？

琪 家麟真是個莫明其妙的人。

琪 你媽還當他是個三歲的小孩子，對他說什麼：「寶貝心肝兒，到娘這兒來，娘有好東西給你吃。」

琪 據我的觀察，桂英對我的弟弟恐怕也沒有多少剛才說的感情。

琪 我知道得比你清楚……我跟她談了有一點鐘了。家麟，她告訴我許多事情。

琪 當心一點，琪你不要把自己攪在這個事情裏面去呀！

琪 我覺得我早就攪進去了。

琪 唔，你不要幫誰呀！

琪 我覺得我不能不幫。

琪 這不是我們的事情。

琪 我希望不是我們的事情。（走近）可憐的桂英，明天早上就要走了，我們預備住多久？

琪 喔，我不知道。

琪 一星期？

麒 至少罷，可不是？

瑛 至少？

麒 你要早一點走麼？

(頓。瑛搖了一下頭。麒有點生氣。)

麒 何必把事情看得那麼嚴重呀！對於剛才發生的事情，我跟你一樣感覺到非常痛苦。說不定我還比你痛苦些。但是我當然不願意立刻就走，這是不對的。媽會誤會的。我不能像個壞蛋，拍拍身子走了，丟她在後面不管了。你想媽跟桂英吵得多難受，明天她的舅舅，她的家裏她的親戚戚都來責問媽，叫媽一個人怎麼對付！

瑛 她好像並不怕事呀！

麒 這難說得很。

瑛 你是她兒子，難道不知道？

麒 她的性格非常倔強的。

瑛 真的麼？

麒 你看不出來麼？不過，我總得耽一個時候。

瑛 爲什麼？不是造弄堂房子的事？

麒 我知道你對於跟媽合作的事不大贊成。不過這也是我的機會，我不能隨便的把牠放棄呀！可不是麼？況且你又要生小孩子。

琪 (嚴重的) 家麒，你當然不能放棄。可是我也不能放棄我的機會。你什麼意思？

琪 我的機會你難道全忘了麼？什麼機會？

琪 我的研究工作。

琪 媽不是說在縣立醫院裏替你找個事情麼？

琪 她說在縣立醫院的新從高中拍買下來的實驗室裏，在醫生和看護不用的時候，我可以去研究研究？

琪 她的意思是很好的。你給媽一個機會試試看再說。……爲什麼你要哭起來啦！

琪 (熱烈的撒謊) 我沒有哭！

琪 你是在哭！

琪 我不能不哭！

琪 但是爲什麼要哭呢？

我七八年的辛苦就這樣完了麼？

媽跟我有了一個很大的計劃，我現在不能離開她，你明明知道的，並且至少等我的骯髒襯衫洗乾淨了再走。箱子裏祇剩一件是乾淨的。

那末我們當然要住下來了。

並且我不能不說：你拿今天晚上發生的事情來判斷我的家庭，那未免太不公允了。況且，我們這次回家是要使你跟媽認識認識，使媽明白一個女科學家並不是個壞媳婦，因為你們不能不馬上有這種瞭解，你是明白的。

真的嗎？

你一定很不耐煩，並且一定不能容忍。

這是科學家的毛病。

每個人都有這個毛病……現在請你多給一點時間，你瞧着吧，我一定會把事情弄好的。

我跟你媽今天的會面，你覺得滿意嗎？

今天的會面是再理想也沒有了，不過我喜歡講究事實，你不用擔憂，媽有時連我都覺得有點麻煩，你要知道她的生活是夠苦的。

她的生活苦，她怎麼會苦？

麒 許多方面呢，你知道我爸爸是不大好的。

瑛 我不知道，你從來沒有提起過你爸爸。

麒 他死的時候，我只有五歲。

瑛 怎麼死的呢，荒蕩還是喝酒？

麒 倒也不是，不過人太不中用。

瑛 他有錢呢。

麒 錢是有幾個。

瑛 那麼你媽生活上沒有問題呢。

麒 沒有。

瑛 還有什麼別的苦處呢？

麒 唔，她身體不大好。

瑛 我看她身體很結實。

麒 她的身體弱我跟弟弟小時候她真吃了不少的苦，說起來也實在太囉嗦了。

瑛 你說，我不嫌囉嗦。

麒 我常常聽她說，她一生一世辛辛苦苦就爲了我們，她從來沒想到自己。

琪 不見得罷。

琪 這是真的，我記得弟弟小時候，她自己照顧他，不肯用奶媽，她自己沒有奶，給他吃這個，給他吃那個，他病了，媽更是成天忙到晚，她還對我說，她有時覺得自己還比弟弟病得利害呢。我有時看見她半夜三更走到這間屋子來看弟弟，她自己心痛得幾乎昏厥過去，我有時候勸她找個乾奶媽照顧弟弟，她就說佣人粗手粗腳的，她不放。我們在學校裏唸書，她有時偷偷的跑來看我們，她是無時無刻不惦記着我們，不看顧着我們。

琪 唔，我明白。（她轉到更明顯的問題上去）你中學裏是男女同學麼？

琪 是的。

琪 你跟女同學戀愛過麼？

琪 我從來沒跟人家戀愛過，我祇愛你。

琪 （科學家超然的態度）沒關係。（想開去）今天下午你媽說起誰穿我的衣服一定很合適？

琪 誰，我也不記得了，是不是……「張家大小姐」

琪 對的，你跟她好嗎？

琪 說不上好，你問這個幹什麼？

琪 你媽提起她的時候口氣之間好像你對她很好似的。

麒 媽這麼想就是了。

瑛 媽常跟你提起她，是不是？

麒 媽怕我太接近她，娶婆她。

瑛 唔，我明白了，爲什麼不讓你接近她呢，她有什麼不好嗎？

麒 不，她好極了，我幾時給你介紹。

瑛 那爲什麼呢？

麒 她說我太年青。

瑛 那是那一年的事情？

麒 我中學剛畢業的一年。

瑛 那時候你已經二十歲了，不能算你太年青了。

麒 媽這末說，又有什麼辦法呢。

瑛 你弟弟呢？他有沒有跟人家講過戀愛？

麒 這不能算戀愛罷。

瑛 爲什麼不能算？

麒 我弟弟看上了了一個女戲子，媽化了一千二百塊錢才解決的。

琪 還有別的女孩子嗎？

琪 還有好幾次，不過都沒打官司，也沒化什麼錢。

琪 後來就跟桂英訂婚了？

琪 對了，你問這些有什麼意思。

琪 我要證明一個假定，現在看起來這些事實完全合乎我的假定。

琪 什麼假定？

琪 媽說你太年青，你弟弟在外面亂講戀愛……你要離家三四千里才能跟我講戀愛，才能跟我結婚。這許多事實已經夠了，現在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只不過你得答應我不准發脾氣。

琪 我不發脾氣就是了。

琪 你得守信。

琪 好，我答應你。

琪 (吸了深深一口氣) 不管有沒有乾淨襯衫，明天我們就得離開這兒。

琪 (好像被針刺了一下) 琪，暫時我們不談，好不好？

琪 不成，我們要談索性談個澈底。

琪 還談得不够嗎？還有什麼話要說呢？

瑛 (突然態度嚴厲猛烈) 一個可憐的孤單的小姑娘受了極大的委曲，我們不能不幫助她。
 麒 這是桂英家裏跟我媽的交涉，跟我有什麼相干。
 瑛 我們應該主持公道，她的事情就是我們的事情。
 麒 我不大明白。
 瑛 你不明白，你難道眼睛蒙住了看不見麼，你敢這樣回答。
 麒 敢，你什麼意思？
 瑛 家麒，你要看清楚事實，你應該看清楚事實。
 麒 咄，你這簡直是小題大做。
 瑛 對女孩子如此兇狠不見得是件小事。
 麒 你這種故意誇張實在是不必要的，我弟弟跟人家解約又不是第一次。
 瑛 你要明白爲什麼要解約，是誰替他們解約的？
 麒 你剛才不是說桂英跟弟弟解約不是很運氣麼？至於弟弟，那他自作自受。
 瑛 誰在後面主使他？
 麒 我不懂你什麼意思？
 瑛 你不懂？

麒 我不懂。

瑛 好，那麼我告訴你聽。

麒 (很快的) 不用了……難道你有意要跟我吵嘴嗎？

瑛 我不但不想跟你吵嘴！我在請求你幫助我。(她的眼睛逼他)。

麒 我不願意走，把媽丟在後面。

瑛 那麼你懂得，你明明知道我什麼意思。

麒 我真不懂，我不過說我不願意丟棄媽。

瑛 你願意幫助媽，不願意主持公道。

麒 喔，公道！

瑛 幫助桂英就是主持公道，可不是嗎？

麒 (逼得無話可說) 我無法可以幫桂英，我不能去棄媽。

瑛 你願意丟棄我？

麒 喔，瑛，太晚了，來，去睡罷。

瑛 你願意幫媽，不願意幫我，是不是？

麒 根本說不上幫你或是幫媽，桂英的事情跟我們毫無關係。

琪 不過，這個你總不能承認毫不相干。

琪 什麼這個？

琪 你要媽呢，還是要我？

琪 你說這種話有什麼好處呢？

琪 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不能不說，譬如我跟媽吵起來，你不能不幫一邊，你還是幫媽呢，還是幫我？

琪 我……那一邊對，我就幫那一邊。

琪 這不是回答，這又是逃避。

琪 但是你為什麼要這樣問呢？

琪 因為我愛你，因為我要知道你愛不愛我，可是我怕，我怕……

琪 為什麼？

琪 因為你不願意看清楚後面的事實，我分析給你聽，你偏偏不要聽，你連我的話都聽不下去。

琪 我怎麼聽不下去，你說你說。

琪 你有沒有想像過，關在沉沒在水底裏的潛水艇裏是什麼味道？今天晚上，我嚐到了。你想這個潛水艇永遠沒有昇到水面上的希望，關在裏面的水手該是那樣的害怕。我現在就有這種害怕，我今天晚上所經歷的是一生最可怕的經驗，並且是孤孤零零的一個人，到現在我還是孤零零的。

一個人。要一個人去經歷這種可怕的事情實在是太難了……不，你不要打斷我的話，我一定要把壓在胸口的話，說個明白痛快，自從我們結婚之後，我常常在你對我的感情裏找到裂痕，好像你豐滿的心田裏有幾處不毛的沙漠。並且是那末大的沙漠。一會兒你是我最理想的情人，一會兒你好像把我丟在泥淖裏，讓我一個人在掙扎，你連影子都看不見。家麒，我有時對你感覺到很大的失望。我始終沒有好好抓住你的情感，除了偶然有一兩個時候你完全是我的……我常常奇怪爲什麼你會這樣。起先我以爲你專心在你的工作上，不過經我研究之後，完全不對。我於是假定這是一個神祕的謎，把你的心吸了過去。我想用我熱烈的愛來灌溉你這心田上的沙漠，使牠也肥沃起來，長出豐滿美麗的花朵來，我們的婚姻和你的工程上的前途都蒙受了這塊沙漠的大害。我的努力得到很渺小的結果……後來我們就上這兒來了，不幸得很，馬上就看到你弟弟和桂英的事，而你哪，袖手旁觀，不說一句話，你若無其事的去睡覺了。還有，你躲避你的責任不算，我好意的來指點於你，叫你出來，你不但不出來，還要強辭奪理的跟我爭，所以我到後來才發現了，這個謎並不是怎樣的神祕。這個謎就是你的媽，這就是你媽的沙漠，你不讓我進這塊沙漠。不但如此，你不讓這沙漠上有生命，或者說，你媽不讓我進來，不讓生命在這塊禁地上生長……我就怕這個家麒，你媽抓住了你不放手，你媽以後也不讓我們再走！我現在親眼看見你媽怎樣對付你弟弟，怎樣對付桂英。我就不能不想到她將來要怎樣對付你，對付我，對付我肚子裏的孩

子……因為這個緣故，我要求你對這件事情要有堅決的立場。是非再也不能比這個更清楚的了。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試驗。你還看不清楚麼？你的態度怎麼樣，當然要由你自己決定，但是決定之後，整個的影響，影響……我們婚姻的將來。

麒（頓半響之後，忽然暴發似的猛烈的說話）不！我不懂你什麼鬼意思。

瑛（傷心地）照你這樣的口氣，希望是很少的了……我現在真覺得孤零零的無所依歸……喔，天呀，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

麒 我希望你懂得一點規矩，這樣毫無禮貌，我都替你難為情，我正在想法叫媽來遷就一點你……

瑛（兇猛的）你還是想法叫我來遷就她一點罷！

麒 瑛！

瑛 為什麼你一定要我委曲求全犧牲一切來討好你媽呢？

麒 這是做兒媳輩的當然義務。她是我的媽，也是你的婆婆。她是我們的長輩。你連這一點中國幾千年傳下來的孝道都不懂？

瑛 我並不是不懂得孝道。不過她不喜歡我，我也不喜歡她，這是事實。你想把我們兩個拉在一起和睦睦過日子，這完全是夢想，因為我們決不會和睦的。你說你喜歡講就實際好，我看你這個實際問題怎麼樣講？

麒 我從不沒有聽見過這樣放肆說話。你要知道我對媽的感情……

瑛 (不顧一切) 你媽！你媽！老是你媽你媽！她現在把你抓回來了！你逃了出去結了婚，現在她又把你抓回來了。

麒 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的媽到底是我的媽！

瑛 我倒要問你，那麼你的老婆呢？她算不算是人呢？

麒 這種話簡直是發神經病！媽說的對，她說你生性是妒忌的！

瑛 她說我！

麒 不過我當時還當她多心呢！

瑛 那我怎麼辦呢？

麒 我再也忍受不住了……

瑛 桂英逃走了，但是我給她們抓住了！我不能再回過去做從前的徐瑛了。她已經完了。可是現在的我，你的妻，又不能存在！這是清清楚楚的事實擺在我的面前！我還要跟屬於另外一個女人的男子生孩子！

麒 瑛，你簡直胡說八道，你要媽聽見麼？

瑛 媽聽見？

(費太太已經站在門口，面色慘白，但很堅定。)

麒 (轉身，看見媽) 喔……媽果然聽見！

費 大少奶奶說的話句句我都沒法不聽見！

麒 喔，精透了。

費 現在我們可以知道我們三個人各人站在什麼地方了。

麒 琪，你向媽否認你剛才說的話。

費 (勇敢的諷刺) 哼！大少奶奶不是這樣的人，會隨便否認她的話的。並且我也不預備替自己辯護。

麒 媽，媽……琪，你出去罷！

費 我要她在這裏。她說得我怕再單獨跟你在一起。她一定也使你怕單獨跟我在一起。

麒 媽，那你誤會她！她並沒有說媽什麼壞話。琪，你還是去罷！你說了那麼許多話，至少你應該暫時退出去一下。

琪 至少，好，我應該跟桂英在一起。(很快的走了出去。)

麒 (向媽很興奮的說話) 媽，我明天早上一定把事情弄好，我發誓一定弄好。

費 (尊嚴的音調) 我早就猜着了，琪兒，我是要幫着大少奶奶來反對你的。

麒 媽，我不能讓媽這樣說話。

費 我這個苦命老太婆是前世注定的命運要孤零零獨個兒過一世的。你，你應該跟你自己挑選的大少奶奶去，你有你自己的生活。我的兩個孩子都不能孝順我，都不會報答我。你去罷！你去跟她去過你們的生活罷！我做娘的決不阻難你。

不，不！

費 我並不在怨你，我決沒有絲毫用娘的感情來拖住你。不過我只有的一件事心裏覺得遺憾，就是看你把這裏的好機會白白的丟了未免太可惜了。

麒 但是這個好機會我沒有丟棄呀！我要住在這兒替媽工作，只要你要我！

費 大少奶奶不會答應你的，你是知道的！

麒 她是我的老婆，可不是麼？

費 你再仔細的考慮一下，你再鄭重的考慮一下！

麒 你是我的媽，我不必再加以考慮。

費 那末我們不分手啦！那末你還是我的寶貝孩子啫？

麒 當然是你的孩子。

費 (得勝) 喔！麒兒！麒兒！麒兒！

麒 現在，親愛的媽（但樓下的聲音引他注意）樓下什麼事呀？

費 (聽了一會) 天哪! 起火麼?

麒 等一等……讓我來看……(他開門, 站在門口聽)

瑛 (在樓下) 我到她房裏去, 她不在, 我樓下都找遍了, 也不見, 但是客廳的窗給誰打開了?

麟 (在樓下) 你看她到那兒去了呢?

瑛 (在樓下) 想不出來, 說不定……

麟 (在樓下叫) 桂英, 你在那兒呀!

瑛 (在樓下) 她一定出去了, 我相信她一定出去了! 我不應該離開她。

麒 (在上面瑛說話時就接) 什麼?

費 是麟兒跟桂英在說話吧!

麒 桂英出了事了。

費 不會的!

麒 (向樓下) 瑛, 什麼事呀?

麟 (在樓下叫) 桂英, 你在那兒呀! 桂英!

瑛 (出現在門口) 桂英走啦! 她從窗子裏爬出去的。你趕快穿了衣服出去找罷……說不定她會

……

麒 好，讓我趕快去找。

費 傻瓜！她要去讓她去好啦！

瑛 但是婆婆，她大衣都沒穿跑了……

麟 （在樓下叫）桂英！你在那兒呀！桂英！桂英……喔！天呀！

（瑛走至窗口向外看，她驚叫起來。）

麒 瑛，做什麼？

費 什麼大驚小怪！

瑛 （害怕之至）我看見池潭旁邊有一個黑影子跳到水裏去了……麒，快去呀，快去呀！

麒 什麼……喔……（他衝出門去，瑛開窗）

費 麒兒……（但已不及）大少奶奶……你說什麼？

麟 哥哥，快來呀！桂英！桂英！

（外面有水聲，家麒家麟的叫聲）

瑛 喔！（軟下來，靠在窗上用手蒙着眼睛）喔，我看都不敢看……

費 喔，這種神經病的人真麻煩，真討厭！

瑛 媽，人家快淹死了！

費

喔，我不相信會淹死，決不會的！（她也走到窗口，也驚怕得後退）他們拖得起來麼？一定拖得起來的！（一種新的害怕襲擊她）喔，兩個孩子不會受涼麼？那麼冷的天氣，（她探出窗外去，只聽見他們弟兄兩人的喊呼聲，水聲，其他的人聲）麟兒，你沒有穿好衣服呀，麟兒，你大衣沒有穿上呀，不要下水去，你們發瘋了麼？你們要害病的，知道麼？

——幕急下——

第
四
幕

佈景與第一二幕同，時間是第二天早上。費太太在指揮阿昌換牆上掛的字畫，換上喜事的字畫，室中掛着四盞喜事的玻璃燈，正中桌上用紅緞桌圍，沙發和紅木几桌的套子也換上喜事用的繡花紅色的。阿昌已經差不多完工了，費太太拿着水煙筒在四處親自拉拉扯扯的幫同佈置。

費 好啦，你去把園裏採來的臘梅花，天竺子拿進來。

昌 是，太太。（下一會兒上，拿了一大束臘梅花和天竺子。）

費 （放下煙筒）你給我，讓我自己來插，現在這兒你沒有事了，你到花廳上去佈置吧！

昌 是，太太。（下。費太太一心一意插在插長几上的大瓶，在說話中間又去插書桌上的小瓶，家麟上。）

麟 醫生走啦！

費 他不來看我？

麟 他沒說要看你，就走啦。

費 這不是很奇怪麼？醫生來的時候，我本來想陪他到桂英房裏去的，不過想到她對我說這種無禮的話，所以我也就懶得下來了。不過醫生看完了病，總應該來告訴我一下呀！

麟 他說桂英今天要走也可以，他說她身體上倒沒有什麼，不過她的神經上受的刺激太利害，所以與其住在這兒，還不如走的好。

費 醫生對你當面這樣講嗎？

麟 我不敢當面見他們，她們把前前後後的事都告訴醫生了。

費 你說你嫂嫂跟桂英（家麟點頭）我早知道她們會的，醫生聽了也不說要見我？

麟 不！

費 我不讓他再到我家裏來看病。

麟 媽！我看以後也不必再請教他吧，他對嫂嫂說媽的心臟一點毛病也沒有，就是天崩地裂，媽也不會得心臟病死的。

費 這個混帳壞郎中！

麟 還不止哪。

費 他還說什麼？

麟 他說我是個沒出息的人。

費 呀？

麟 他說有了這樣的母親，一輩子也不會有出息。

費 (恨毒之至，她咬嘴唇) 麟兒，你告訴我這個幹什麼？

麟 我不是有點沒出息麼？

費 聽了真難受。

麟 我也很難受。(她驚惶地很快的看了他一下，於是她又回去插花。)

費 喔，別再提吧，假使她今天可以走，一定沒有什麼大了不得的事情。

麟 幸而沒有什麼。(恨恨的) 不過媽，你不許她打電話，把她逼得氣瘋了，要是真的……

費 我怎麼知道她會去投水的呢？

麟 媽，你不要這麼說好不好？

費 那麼應該怎麼說？

麟 她神經一時刺激得太利害，想不過來，又在黑夜裏認不得路……

費 我告訴你，她是有意尋死的，我早疑心她家裏有瘋病的遺傳。她有個哥哥是學陸軍的，你想好好一個人爲什麼要去當兵？就是桂英自己，我陪地裏觀察她好久了，她的說話行爲，都有點變態，都是瘋子的預兆。所以我不願意你娶她。我們費家是最乾淨的，你爸爸死得雖然早些，但是沒有什麼古怪的毛病，我敢說桂英一定有瘋病。

麟 這樣說倒也好，事情簡單得多了。

費 我沒有什麼對不起她的事情，就是打電話的事，她攻擊得你實在太兇了，我生了氣，才這樣做的。
麟 桂英攻擊我？

費 那個時候你不在屋子裏，你到外面去了，她咕哩咕嚕說了半天，就是你在旁邊也聽不出她說些什麼。

麟 (一般怨恨不相信的口氣) 唔！

(費太太又看了他一看，家麟怨氣衝天，費太太侷促不安。)

麟 我們好像一對犯人。

費 爲什麼？

麟 事情簡直愈弄愈糟，一點辦法也沒有，照這樣下去我們一定要發了瘋才完事……

費 不要胡說！

麟 媽，我不能不懊悔！

費 懊悔什麼？

麟 (用很低聲音) 桂英！

費 麟兒，你胡說！我告訴你……

麟 你不懂得我，媽，你比桂英還不明白我！

費 麟兒，你怎麼說這種話。我不懂得你，我不明白你！我常常不是告訴你，麟兒像他爸爸，你才是我的兒子麼？

麟 這跟我說的又有什麼關係呢？

費 麟兒！

麟 如果你確不定我到底愛不愛桂英，我怎麼確得定我一定不愛她呢？我簡直弄糊塗了，現在我自己都還不知道到底愛不愛她。我只知道，要是我失去了她，一生一世要懊悔的。（費太太忿怒的動作阻止他說下去，所以他說話的聲音放低改簡）說不定哥哥說我的話是對的。我太軟弱，不配愛任何人。

費 （驚怕……一半向自己）麟兒不會說這種話吧！

麟 他說我沒有勇氣。

費 哼，說這樣可怕的話，麟兒，你一定得劈開這種念頭。

麟 我想我應該相信媽！（但忽然猛烈地發怒）但我下次決不再這樣幹了！

費 麟兒，你不怪我麼？

麟 誰教我這樣做的，誰勸我的，誰要我答應的？

費 你意思是我把你們拆散的？

麟 不是媽，是誰？

費 麟兒，你不覺得難爲情麼？

麟 媽！

費 你也要反對我，總有一天你會懊悔的。你將來懊悔的不是桂英，倒是你今天對我說的話……將

來你總有一天你說不應該對媽說這種話，懊悔得太晚了。（如習慣性的伸手摸她的心。）

麟 我敢說我將來一定還有許多許多懊悔的事呢。（他愠怒的走至窗口。）

費 麟兒，你說什麼？我從來沒有看見你是這樣的。

麟 真的麼？（頓半嚮，費太太注視他，逐漸的害怕起來，他望着窗外。）

費 真的。

麟 唔……哥哥坐在外面園子裏跟園丁說話。

費 這麼冷的天氣，你叫他進來。

麟 他在吩咐園丁採花，大概是送嫂嫂的。

費 你趕快叫他進來，小心招了涼！

麟 他已經拿了花進去了。（轉身，看見媽走到書桌前換花）媽！

費 什麼？

麟 我想到外面去找點事做！

費 找事做？

麟 我老在家太悶了，店裏都有當手的先生管得好好的，我什麼事都沒有，就是每天上店裏去走一走，也無非是敷衍敷衍，實在沒有什麼事情。

費 你要做事是對的，你還是替媽做事不好麼？

麟 那麼，我們兩個人又有什麼事可以做呢？

費 我們來慢慢的想罷。

麟 我不能再在這兒看人家的臉。

費 看人家什麼臉？

麟 你一定也想得到的，不到兩三天工夫滿杭州城都會知道桂英這件事。桂英的家裏在嘉興一定也會攻擊我們的，我的幾個表哥到處替我亂宣傳，叫我在這兒怎麼有臉見人？

費 我們說桂英瘋了不是頂好麼？

麟 這有什麼用呢？

費 那末我們到寧波大舅家裏去住一陣子吧，順便我們到幾個廟裏去燒燒香，我們後天就動身。
麟 什麼？

費 大舅舅想在寧波開當舖，我們跟他合股不好麼？
麟 到那兒去開店？

費 這樣你不是有事做了麼？你馬上寫封快信告訴大舅舅，說我們馬上就來。

麟 我們這樣偷偷的溜走了，豈不像兩個有罪的逃犯嗎？

費 (不敢看他) 去，不許你說這種話！

(家麒凍得臉上紅紅的，拿着一束臘梅花上。)

麒 喔，好冷呀……今天晚上池裏的水一定冰凍得比昨天還要厚。桂英怎麼樣？讓我去看看她。(走向內室門)

麟 她今天就要走了。

麒 那她一定好多了，倒也罷了。

費 她本來沒有什麼。

麒 媽，你沒有在池子裏零度以下洗過澡呀，你不會知道。

費 我希望，我不像她那樣有神經病的家麟，你去看看阿昌花廳裏佈置好了沒有。

麟 唔。(走)

麒 瑛下樓來了沒有？

費 連影子也沒有見一個，真是好賢慧的媳婦兒！家裏的事情還是我一個老太婆在張羅。

麒 媽，我去看她。（走）

費 不准你去看她！做媳婦兒的一早不下來請婆婆的安，倒要我的兒子去替她請安，那兒看見過這樣沒規矩的媳婦呢？

麒 媽！

費 現在年輕女子學了什麼新潮流，眼裏就根本沒有長輩，少許受了點氣，就要尋死覓活，早上又不肯下來，麒兒你要孝順你的老婆，不准你自己去，麟兒，你替哥哥把花帶了出去，叫黃媽送上去！

（麒只好把花交給麟，麟持花下。）

麒 媽，怎麼把這個屋子佈置成了這個樣子？

費 我昨天叫阿昌拿了你們兩個的時辰八字請瞎子算過了，明天是好日子，所以決定明天辦喜酒，你今天下午到幾家親戚那裏去拜一拜客，順便就邀他們來喝喜酒。

麒 媽真是太為我們費心了。

費 誰會像媽這樣愛你呀！

麒 媽，我正在那裏想，昨天晚上的事情發生之後，我想後天或是大後天，我先帶瑛到上海去住幾天，費 隨你的便。

麒 過幾時我們可以回來的。只要等事情冷一冷，我們就回來。
費 唔。

麒 有許多事情只要過了一些時候就會好的。
費 唔。

麒 一個人一時感情作用鬧了事，不管他是多麼冷心腸的人，事後想想也要難過的。
費 當然。

麒 所以桂英的尋死，電話的掛斷，跟……總之這些事情……

費 我明白。（她安靜地坐下來，抽水煙）麒兒，我現在心裏擔心的是麟兒，恐怕你不能不幫助我安慰你弟弟。

麒 我一定盡我的力量。

費 要是我身體跟從前一樣的好，而且我的心臟病不發……但是我這兩天發得利害，心口裏總覺得氣悶痛……我也不會來麻煩你啦。但是現在，我老發病，你弟弟也快病倒了……

麒 弟弟不會吧……

費 喔，真的，他快病倒了，他剛才昏昏顛顛說了許多我做夢也不會想到他會說的話，我就知道他有病，我想叫他出去散散心。

麒 到那兒去哪

費 我不能讓他一個人去。他身體太單薄了，這一點他很像他的爸爸，你知道你才是我的兒子，所以我不能不要求你啦！

麒 媽，你可以跟他一塊兒去呀！

費 就因為我身體太壞了，說不定會發生什麼意外，喔，麒兒，你以為……

麒 什麼？

費 大少奶奶肯放你幾天麼？至多一個月，只要你送我們到了大舅舅家裏沒事了，你就可以走啦。你想肯麼？

麒 這用不着問她的！

費 不問她！那不成，回頭又要有人說我做婆婆的太兇，隨便把兒子帶走，留媳婦一個人在家裏管家。

麒 不過我想弟弟不會有什麼事罷。

費 要不是真正萬分需要的話，你想我會要求你走一趟，要求大少奶奶一個人在家裏麼？我決不想到我自己。我是沒關係，我就是死在外面也不要緊，不過不願意麟兒在這樣身體壞的時候單獨的來送我死。

麒 媽，不要這樣說！

費 爲什麼呢？我不是要你替我傷心。我是要你替你弟弟想一想。現在我已經老了……常常有毛病

……快要死了……（她說不下去哭泣起來）

麒 媽，你不會的！

費 （哭得很利害） 我管不住你弟弟！他又耍亂喝酒亂荒唐……

麒 媽，你不要哭！

費 （更哭得利害） 你弟弟要是在外面闖了禍，等我曉得，說不定太晚了，我這苦命的老太婆又不知

道能活多久……說不定只有幾個月……幾個禮拜……我怎麼知道……我……她真的覺得

很軟弱昏過去了，拿手放在胸口）

麒 （捉住媽的手，害怕起來） 媽，怎麼啦，你病了嗎？

費 （慢慢地好一點，喘着氣） 不要緊……我……讓我歇一歇……不要驚動別人……我不要緊的

……好一點了……好一點了！

麒 你把我嚇死了！

費 我有時候自己都害怕。你瞧，我不是需要人幫忙麼？

麒 唔，真的！

費 所以我這樣想，麒兒是最孝順我的。最聽我的話的，麒兒，你不是答應跟媽合作造弄堂房子的麼？

……那麼我想你送送我跟你弟弟到大舅舅家裏，你也一定不會不聽我的。
嚥，唔。

費 那末，上海建築公司的事你決定不去了？

麒 爲什麼不去？

費 你這兒的事也不是幾個月可以完工的。你去遲了，他們會不要你的吧？

麒 我倒沒有想到這一點。

費 所以我這樣想，這兒的事情，至早要到四月才能開工。現在到四月剛好還有兩個多月，在這兩個月裏面，你一方面計劃計劃，一方面看望看望親戚，麒兒，你仔細想一想吧！

麒 媽，你計劃得真週到！

費 我的計劃不壞吧！

麒 那末你預備幾時動身呢？

費 只等你在家裏補過了喜酒就可以動身。大概……總不出……三四天吧。

麒 嚥，太匆忙了，你簡直不給我時間考慮考慮，我總應該想出一個兩全的方法，我怎麼可以離開
瑛……尤其現在她肚子裏有了孩子。

費 你只要送了我們去，不是你回到家裏還有許多時間麼？

麒 話是不錯，不過，這樣丟她一個人在家裏，總是不大好的。

(家麟上)

費 麟兒，我正在把我們出門的計劃告訴你哥哥，他聽了真是興奮極了，我相信，他一定會跟我們去的。(向家麟擠擠眼叫他附和着)

麟 什麼計劃？

費 我們預備到寧波大舅舅家裏去麟兒要到寧波去開店。(家麟吃了一驚)

麒 麟弟，你真想到寧波開店麼？

麟 你反對麼？

麒 你閒着沒事的確也不是辦法。你在寧波開了店，將來來來往往做點大批的販賣的生意倒真的不壞。

麟 將來你再造些棧房，我來堆貨。

費 (高興之至) 我的兩個孩子可以真正的合作，喔，這一點是我的夢想，喔，只要大家肯犧牲一點，情願願合作，事情多簡單，多方便呀！我一生一世只有一件事值得驕傲，就是我肯犧牲，我們三個人剛才還是頂別扭，現在已經一條心團結起來了！

麒 這都很好，不過我得事先跟瑛談一談……(但瑛已推門進來，恰好聽到上面這句話，她的服裝跟剛到費

家時一樣，穿上出門皮大衣，手提皮箱。

琪 (一面進來，一面說話) 好呀，家麒，這就是你的機會呀！你要跟我談什麼？

琪 (瞪着她) 琪，這是什麼意思？

琪 (把皮箱放在門口) 我跟桂英一起走了，你跟不跟我們一起走？

琪 (驚愕) 現在？

琪 還有幾分鐘，我先下來，不，婆婆，你不用走。家麟，請你也留一會兒，好不好？我想最好痛痛快快就在這兒，就在現在，把問題仔細分析一下。

費 請問大少奶奶是什麼問題？

琪 婆婆，是家麒的問題，他從現在起做你的兒子呢？還是做我的丈夫？
什麼？

琪 問題可不就在此嗎？(她向費太太說話的成分多於向家麒，費太太用驚怕的態度，向她兩個兒子)。

費 我可經不起再來第二次。

琪 (做手勢叫她安靜) 你不用着急……(向琪氣語非常可憐) 琪，你難道還要來一次嗎？

琪 那也是沒有辦法！

琪 我剛把事情弄好一點！

瑛 你把它弄好一點？

麒 只要你不管我的事情，事情自然會好轉的，你相信我也好，不相信我也好……

瑛 我不能相信你，我也不能不管，要是照現在的情形，你們個個都很快樂的話，那我雖然愛你，我也願意不說一句話，走出這個門。

麟 你看我們現在的情形怎麼樣？

瑛 我看你們現在的情形簡直是痛苦，並且痛苦了很久了。

費 我們痛苦不痛苦，我們自己總比你知道。

瑛 你們能夠知道就好了，可惜你們自己太糊塗！

麟 我們糊塗！

瑛 十分的糊塗。你們都是十足的可憐蟲！你想想我的話對不對？

費 呀，簡直放肆到這般田地！

麟 謝謝嫂嫂的同情！

瑛 我當然同情你們，因為你們本質上不是壞人，你們只不過是錯，全錯了，錯得非常可怕，非常可憐，你們好像落在陷阱裏頭……

費 大少奶奶，一個人生氣時候說的話，將來是要懊悔的……

瑛 喔，我沒有生氣，我昨天晚上是生氣的，不過現在已經氣過了，我現在純粹拿科學家客觀的態度，分析這個家庭，暴露這家庭裏的實際情形。婆婆，我要分析你，分析之後，就可以讓家麒自己來下判斷。

費 (害怕得手足無措) 這簡直是造反！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沒有家教的媳婦，喔，麒兒，我……

瑛 我絲毫沒有惡意，婆婆，你不用怕，我不過是想救我自己的愛情，我的家庭，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的父親，難道你能毫不關心麼？

麒 我當然可以同時做孝順的兒子和好的丈夫。

瑛 照理是可能的，不過你媽知道你不可能，我也知道你不可能！

費 (無法再忍受) 我不能再就在這兒，當面受媳婦的侮辱(走)。

瑛 婆婆，你要是一走，你的兒子就不再是你的啦。(費太太就停步不走，瑛向家麒) 家麒，我們不用再欺騙自己，你媽不允許你把感情分成兩半，一半給她，一半給我，而我呢？不願意在她武斷的支配之下，在她留剩下來的一點感情上跟你共同生活下去！

費 這簡直是侮蔑！

瑛 婆婆，我對你老人家還是很尊敬的，不過這的確是中國千千萬萬的新舊家庭裏一個極嚴重的問題，因此得過且過，不了了之，成爲終身的痛苦，可是我，婆婆，就不願意犯同樣的錯誤，我要分析

這個問題，我要乾脆的解決這個問題。（向麒）家麒，你現在總該明白，我並不在繞圓圈兒說話，我並不在用什麼技巧說服你，來浪費你的時間，我問你，你要不要好好兒做人？好好兒做個有出息的人？要是你不想做，那麼我對你的愛只好從今天起，盡我的力量收拾起來……

麒 我不願意你這樣說話！

瑛 你現在還是跟我去呢，還是留在這兒？我並沒有意思要你丟棄你媽！不過在你對妻子，對孩子的感情還沒有立定根基之前，我不能讓你常常回這兒來，怎末樣？你怎麼說？

麒 我不知道怎麼說！

瑛 家麒，你就是這個毛病，什麼事不能下決心！

麒 你問得太突然，我平生從來沒有這樣突然嚇得我不曉得怎麼樣才好！

瑛 （看表）還有充分的時間，你想想再說好了！

麒 你說好好的做人，我當然應該知道怎麼樣回答你，不過，我要提醒你的，就是你對我的責任，我覺得你這樣過慮完全是神經作用，一種心理上的病態，你敢當我媽的面說這樣的話，我不能不驚駭！

瑛 這是不是你的答覆？

麒 不是的，不過一個人的母親總是他生身的恩人呀！

瑛 你昨天晚上說過這句話，在我們研究醫學的人看來，母子的關係，僅不過是胚胎上的偶然現象罷了！沒有什麼神聖尊敬的地方。婆婆，你常常以生了兩個男孩子來自傲，你還對他們說二十幾年來你如何樣子的辛苦，你如何樣子的犧牲，來扶養他們長大成成人，叫他們崇拜你，尊敬你，不過照我的觀察，你的性格實在不配做任何人的母親！

麒 瑛！

麟 (同時說話) 我不准你說這種無禮的話！

費 讓她說下去，讓她說下去！要是她說不出理由要她自己認錯！

瑛 我當然要說出理由來的！這也就是我要說的重要的意思！並且我可以先說明我的態度，要是我要我的孩子也像婆婆要她的兒子對她來對我，你們儘管拿出手鎗來打死我！因為我應該受這種處罰的。

費 (又走) 我不能一再受人家這樣大的侮辱！

瑛 我絲毫沒有侮辱婆婆的意思！這完全是科學家客觀的理論！

麟 天哪！

瑛 要是說到侮辱，我剛到這兒還真是個客人，就受了你多少不客氣和冷淡！

費 我沒有對你不客氣！

瑛 你對我不客氣到了極點！還有一個問題，你聽我肚子裏有孩子，你爲什麼要表示不高興？

費 我並沒有表示不高興！

瑛 這個你不用賴！你怕家麒有了孩子，他對我的感情又加強了一層！你存心要把我和家麒拆開，只要你能得到！

費 我沒有！我沒有！

瑛 你不是想種種方法把家麟跟桂英拆開麼？

費 當然沒有！

瑛 那麼你爲什麼向桂英和家麟兩方面說謊，挑撥他們的惡感。家麟，她在桂英面前說你本來沒有意思娶她！

麟 媽！你沒有說吧！

費 當然沒有！

瑛 我聽見她說的，並且在你們把桂英從池子裏救起來的時候，我親耳聽見她叫你們回去怕你們招了涼。一個快要死的女孩子並不在她心上，她倒反而怕你們少穿衣服招了涼；我親耳朵聽見的！

麒 (顫抖) 媽，你不應該叫我們呀！

瑛 她要她的兒子始終依靠她，仰仗她，不讓你們自己獨立，她能否認嗎？她看見你們想奮鬥，想在社會上自己找一條路走，她就死命的反對，她能否認麼？她看見你們愛上了別的女人，她就生氣，她就會盡量的破壞你們的好事，她能否認麼？

費 (盛怒) 你滿嘴胡說！你滿嘴胡說！

瑛 你儘管否認是沒有用的，我所說的全是事實，你代表我們中國的壞母親，自私自利，眼光短淺，沒有國家民族思想的，吃兒子的女老虎，養出了中國許多貪生怕死，只圖苟安，不求上進的男人。

麒 瑛！

瑛 許多外國人批評我們中國人，太軟弱，太圖眼前安樂，太沒有胆量，太沒有冒險精神，其實全是這班母親造出來的罪惡。政府要是能抓上一二個這種母親來開刀，做個榜樣，對於國家民族，是有極大好處的！

麟 真的嗎？

瑛 當然，也有好的母親，他們希望兒女做社會上有用的人，自己照顧自己，自己去求發展，而做母親的等子女長大了，也不再管他們。由他們自己飛到外面去，她站在旁邊就像朋友一樣，看看他們，希望他們的成功。還有一種變態的母親，她老是牽着她孩子的手，小心他們着涼，睡了替他們唱催眠歌替他們塞緊被角，還恨不得替他們扣扣子，洗臉，當他們永遠是小孩子。婆婆，你就是這種

變態的母親。你瞧瞧你的兩個兒子，你還不相信嗎？你把家麟毀了，你不送他到大學裏去唸書，成天叫他在家裏陪着你，他什麼本事都不會，成天浪蕩着，這不等於你把他吃了，只剩下一個空殼子，外貌還像個男人，其實他自己一點主意也沒有。你看他憂愁得快要發瘋了，他自己也明知道是多丟臉。還有家麒，要不是中學裏保送他到北大去唸書，還不是跟家麟一樣麼？不過，可憐的家麒，他本質上也就受了你的影響，多少也有一點腐化了，他老是在逃避最痛苦的現實裏求生活，自己騙自己，得過且過，苟安敷衍，真虧他在這樣環境裏，能有今天這樣的成就。現在他回家來了，要是我不來救他，要是聽從了你替他安排的計劃，明明是要把他的前程斷送完了，永遠沒有出人頭地的希望。所以像你這樣的母親，可以比吃人的野獸，多少有爲的中國青年，都給他母親吃了，養成了依賴性的不求上進的浪蕩廢物！你看江浙兩省的城市裏，全是這一類母親造成的土產品，而最危險的，最可怕的就是這種溺愛自私的母親……桂英是很幸運的，沒有跟你的兒子結了婚，她昨天不是說到孩子麼？她說得很對，她說「生他們，愛他們，讓他們去。」

大少奶奶，你的高論領教了，你有你的意見，我有我的意見，麒兒有麒兒的意見，各人有各人的見解，是不能勉強的。不過我希望麒兒明白，這次娶的媳婦，是怎麼樣的一個女子，什麼科學家，總之是個不近人性，不通人情，拿新潮流來做幌子的女流氓。

瑛（深惡痛極）我不是女流氓。

費 你能給麒麟兒些什麼？

瑛 我能給他的是堅苦的工作，發展自己的機會，獨立奮鬥的精神。他跟我共同生活，可以得到我作伴的樂趣，我愛情的安慰，我肉體的享受，這些都是他所熱烈要求的東西！

費 (作嘔) 哼，虧你說得出口！

瑛 你能給他這許多麼？

費 我給他母親的慈愛，恐怕你就不希罕吧！

瑛 慈愛是人人需要的，不過應該有一個範圍，我將來一定也愛我的孩子，但是決不出規定範圍。

費 你不出範圍是什麼意思？

瑛 我深深的愛孩子，我孩子也這樣愛我，但是我沒有佔爲己有的野心，更沒有自私自利的念頭。

費 這恐怕就是科學家所講的愛，你簡直不知道好歹的分別。

瑛 我是一個科學家，並且是個醫生，我明白生與死的區別，蓬勃向榮謂之生，瘠弱枯萎謂之死，我給他的愛是生的愛，對於他的身心都是有益的，你給他的愛，是一種枯萎的愛，在他已經毫無需要，而你偏偏要他們接受，要他們丟棄了生的愛來接受你死的愛，你怎麼能夠希望他們有成就的發展？現在我的話說完了，家麒，你預備怎麼樣？

麟 這個話說得離題愈弄愈遠了！

費 好，現在我要她回答我一個問題。

瑛 非常願意，請問是什麼？

費 你今年幾歲？

瑛 二十五歲了！

費 我結婚的時候只有十九歲！

瑛 桂英今年也是十九歲！

費 我結婚的時候是十九歲，我丈夫大我三十歲，四十九歲，年紀不能算大，但是他娶過親，並且是個半身不遂的病人，那時候我年輕漂亮，沒有一個不替我可惜，但是我在結婚之前，我對於丈夫什麼都不知道；結婚之後，我好像大夢初醒，把我的希望完全打得粉碎，雖然我也讀過幾年書，但是那個時候，又是門第關係，可有什麼辦法呢？我丈夫待我很好，他什麼都依順我，但是我一點樂趣一點生趣都沒有。後來我就生了麒兒，三年之後又生了麟兒，我就把我一切希望一切熱情全放在他們身上，把奶媽，娘姨，家庭教師一切責任都放在我自己的肩上，我成天忙到晚，不怕辛苦，不怕麻煩，後來他們的父親死了。他們父親死的那天晚上，麟兒剛巧發痧子，也病得很利害，那時我很為難，我不得不在兩種責任中間挑選一種，後來我決定服侍麟兒要緊。大少奶奶，你是個科學家，我想也一定同意我的，我好容易把麟兒服侍好了。我對我的兒子除了把命送掉以外，什麼都

替他們做過了……你們想一想，他們的父親死的時候，我只有二十四歲，人人都稱讚我漂亮，人都說我可惜，但是我認清了我的責任，我的意志決不給外來的引誘搖動，那時有許多人向我表示好感，我毫無考慮的拒絕了，因為我知道我不能再嫁人，我把我的兒子看作比我自己的生命還寶貴，我的心眼裏就只有他們的幸福……你說我的許多弱點，我不願意回答，我不屑回答，不過有一點我不能不回答你，你說我的愛是枯萎的愛，難道麒麟，這二十幾年來所受的僅不過是枯萎的愛麼？叫他自己答覆，我的一生全爲了兩個孩子犧牲了，我的夢想，我的金錢全化費在他們身上了，我有什麼個人的野心？我有什麼自私的動機？我不過拿慈愛來照顧他們，照顧他們到能夠得到適當的配偶時候，才給他們結婚，這就是我對他們計劃的終點，可是現在麒麟娶的是你這樣可怕的人，一個不肖的媳婦！老實說吧，我願意斬斷我的臂膀，弄瞎我的眼睛，來叫我的兒子和你分開……阿昌，阿昌！（阿昌上）你把這許多喜事的東西都拿掉，我們不辦喜事啦！（阿昌不知所措）

琪 我是嫁給家麒，不是嫁給這間屋子，更不是嫁給你！你辦不辦根本與我無關！

麒 阿昌你先下去！（阿昌下）

費 不在我家裏辦喜事的就不是我的媳婦。

琪 （在麒麟兩人能啓口以前）我明白了……很好……這就是你給我的正式答覆！你說的話當然是

算數的。不過你吃了丈夫的虧，要在兒子身上找報復找滿足……我不願意再說下去，我不必再說下去。（轉向麒麟二人）可惜她當時沒有再嫁人。要是她再嫁了人，你們兩個要幸運得多了。（用更大的力量向家麒說話）昨天晚上她一定要我們分開睡，就是因為她嫉忌我跟你睡在一起！（他們聽了都表示畏縮，但她鎖住他們，繼續說下去）她爲什麼要嫉忌，因為她還不相信你們是發育完全的成人，還以爲你們是吃奶的小孩子，還以爲你們沒有男女的情慾。並且在她心底裏她還很想抱你們在懷裏，喂奶給你們吃呢？

麒（驚怕而叫）瑛！

麟（同時）我的天哪！

費（同時）胡說！

瑛 你們想到了那樣子就會作嘔受不了，但是事實的確是如此……家麒，我不能再等你的答覆了！

麒 你說話粗鄙到這步田地，骯髒下賤……

瑛 你這樣想，我真抱歉！

麒 我還能怎麼想呢？

瑛 這是不是你的答覆？

麒 我只知道做應該做的事，不過……

瑛 很好再見吧！(她走至門口，叫) 桂英，你預備好了麼？

麒 你太不原諒我了！我們總得講公平，對母親的一點孝道，也是應該的。

瑛 我一點也不來反對你孝順母親！

麒 那麼你希望我怎麼樣答覆你呀？

瑛 我不知道，我一直沒有知道。這就是我們兩人中間一個極重要的謎！

(桂英也穿着出門的大衣，走進來，站在瑛身旁，瑛用臂圍住她的肩。)

瑛 桂英，我們該動身了！

桂 表哥跟我們一起去麼？

瑛 他恐怕不去了。

桂 喔嫂嫂！

瑛 不要緊！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麟 (忍受不住暴發出來) 桂英！桂英！我們再試一試好不好？你可以不可以……

桂 什麼？

麟 我的意思說……你……現在……預備怎麼辦呢？

桂 我不知道！(於是微笑) 喔，是的，我知道，我要去嫁一個沒有父母的孤兒。

瑛 (看了家麒一會)家麒,再會。

麒 (作最後掙扎的請求)瑛,你不能這樣,你對我太不應該了!

瑛 (依舊看着他)我很抱歉,逼得我這樣做……照情理不至於……(她聲音哽咽,哭出聲來,但她立刻掉頭,拿起了手提箱很快的走出門去。桂英責備地看了家麒一眼也跟了出去。麒站着一動也不動。費太太注視着他。家麟用手捧着臉。於是聽見外面大門關門響聲,家麒給驚醒了。)

麒 (發瘋一樣的喊叫)瑛!瑛!與奮的轉身向費太太)媽,對不起,我不能不跟她去!

費 麒兒,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麒 我想她的話是對的!

費 (踉蹌搖擺)喔,不對的!不對的!你不能這樣說,你不能這樣說!(費太太過去拉住他的肩)

麒 (拉下他的手推開去)媽!我沒有辦法,她說我應該求生的愛,不是死的愛

費 (已控制不住自己了)不,不,她不對的,她不會對的,你不能相信她的!

麒 (脫離母親)媽!我沒有辦法!

費 (與麒同時說話)麒兒,你不要跟她去,跟這個可怕的女人一同去!麒兒,她是個壞女人!天哪!你不能夠去,麒兒,我要你在我的身邊!不要離開我!(她瘋狂的轉向家麟)麟兒,你知道她說的話全是騙人的,骯髒的,下賤的!麟兒,你對哥哥說,叫他不要跟她去說呀!說呀!(但家麒已走)麒兒!麒兒!(衝到門

口)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的麒兒! 你聽我的話! 不要去! 不要跟她去! 麒兒! 麒兒! 麒兒! (外門關上的響聲, 突然靜止, 可怕的靜默了一會) 他走了!

麟 (把蒙着臉的手放下) 誰去了? 哥哥? (急走至窗口)

費 你看見他們嗎?

麟 看見的……哥哥追上去了, 追到了! 他們在路上說話……哥哥把手提箱接了過去, 阿昌也在那兒, 他在吩咐阿昌……他們向東走了, 轉灣了, 看不見了。

費 我太愛我的孩子了, 我也真是苦命, 娶了這樣一個好媳婦! 把我孩子都帶走了。(泣成聲) 我還是孤零零一個人, 受苦受難!

麟 (轉向她) 媽, 可憐的媽! (走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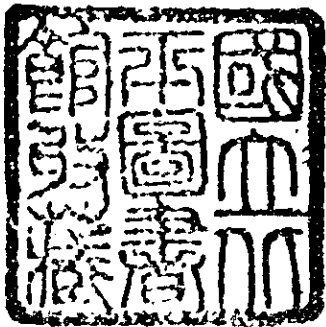
費 幸而還有一個孩子, 他不會拋棄我的。
麟 媽, 我不會的。(坐在腳凳上)

費 (摸他的頭) 麟兒, 我們永遠住在一起, 我照護着你
麟 媽?

麟 我們明天一同出門燒香去, 到寧波大舅舅家裏去, 我們一同去呀!
媽!

費 (她的聲音比前堅強了一點) 麟兒, 你要記得你哥哥從此以後, 就做了不肖的人了, 他一時情慾蒙
了心, 忘記了母親的偉大, 忘記了事親的孝道!
麟 是媽!

——幕——



事盛壇藝 | 匯總本劇
收勝不美 | 林如作名

刊叢本劇

孔另境
主編

姚克：楚霸王
姚克：清宮怨
李健吾：風流債
李健吾：喜相逢
李健吾：花信風
吳仞之：賺吻記
佐臨：樑上君子
朱端鈞：圓謊記
石華父：雁來紅
石華父：孔雀屏
石華父：晚雀安
孔另境：鳳還巢
孔另境：春怨
孔另境：沉箱記
孔另境：李太白
方君逸：花弄影
方君逸：離恨天
方君逸：滿庭芳
王文顯：銀星夢
王文顯：夢裏京華

顧仲彝：野火
顧仲彝：新婦
顧仲彝：重見光明
顧仲彝：三千金
魏子潛：釵頭鳳
魯思：愛天戀
魯思：藍天使
魯思：狂歡之夜
魯思：十字街頭
鄧昭暉：妻
楊絳：弄真成假
楊絳：稱心如意
袁牧之：鐘樓怪人
袁牧之：富貴浮雲
洪諤：圍第光臨
周貽白：陽關三疊
周貽白：金絲雀
周貽白：綠窗紅淚
胡導：眼兒媚
姚克：銀海滄桑

刊叢戲蘭羅曼羅

▲▲▲▲▲▲ 賀之才譯
▲丹東
▲羣狼
▲愛與死之賭
▲聖路易
▲哀爾帝
▲理智之勝利
▲李柳麗

俄國名劇叢刊 譯信芳
果戈里：欽差大臣
卞泰耶夫：新婚交響曲
高爾基：下層
奧斯託洛夫：雷雨
夫斯基：大雷雨
安得烈夫：大學教授
托爾斯泰：黑暗之勢力
斯華金：少校夫人
斯基：櫻桃園

行發局書界世

中華民國卅六年二月廿日
呈繳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

劇本叢刊
第三集
新婦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函費

著 者 顧 仲 彝

發 行 人 李 煜 瀛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版 所 有 權
翻 不 准 印

版 權
之 印



•6
-5

